



1	4
1555	
72	

72



責備餘談



門 14
1555
卷 72

責備餘談

昭和十九年
四月十日
購求

責備餘談引

賢知者吾道之所由賴也而孔子論道之不明不行首
歸咎於賢知之過何哉蓋其立言制行足以激頹風勵
敝俗驚動當時而興起後世矣然或不近於人情不合
乎中道者往往載諸典籍學者喜其說之高跡之奇也
而誤效之則其害豈淺淺哉予不自量敢直指而極論
之以自附於春秋責備之意蓋有不得已焉者爾雖然
數其事而責之者其所善者多矣讀者不可以其一言
一行之失而遽忽之也嘉靖丙戌端陽後二日後學方

荀息不食其言

急壽兄弟俱死

戲陽速信義

禽息薦賢碎首

雍姬救父殺夫

懷嬴不從夫歸

先軫狼曠死敵

叔向違母娶妻

賈獲舍母載君

子哲昆弟爭室

齊襄復九世讎

申亥殺女殉葬

棄疾不泄君命

子胥鞭平王尸

申生不逃而死

逢伯厚誣微子

莊善辭母赴難

石奢自刎

保申答其國君

楚昭功罪均賞

楚昭復其大夫

申鳴棄父殺賊

楚君食菹吞蛭

李離伏劍

程嬰下報宣子

夫子折衷衆論

荆蒯芮死君難

曾皙擊子

公儀去婦拔葵

代國夫人自殺

朱附死君之難

無鹽女四殆

田過父重於君

子方坐見太子

聶政姊自殺

田文不殺舍人

李牧不受君命

几汜老而益恭

孔甲死於陳勝

張良學術不正

坑焚黨錮之禍

釋之跪而結襪

徐偃矯制

京房以術殺身

薛廣德諫從橋

丙吉不案吏罪

漢武許贖死罪

王賀陰德

馬援不禮梁松

韓歆不敬

鍾離意不拜賜

朱穆羔羊之節

許武謀舉孝廉

楊政趙壹謁人

楊王孫命裸葬

郗詵奏劾舉注

戴封禱雨自焚

劉寬蒲鞭示辱

喬元殺子擒盜

荀爽制舉主服

林宗三呵魏昭

呂元膺縱盜

伯敬過於恭慎

陳咸不聽父命

原涉大治冢舍

黃昌故妻復還

吳詠自刎

諸葛瑾仕吳

卷下

袁安不治賊吏

陸抗飲藥不疑

范丹畱錢償飯

邴原重父輕君

郭翻認稻弗爭

趙苞棄母存州

孔褒一門爭死

苟晞殺其昆弟

懷愍君臣遇害

王敦收殺周顛

鄧攸自棄其子

三公自輕

向柳自恃故舊

王式制出母服

時苗去任畱犢

周澤禁妻於獄

陳囂益地與鄰

凝之還屐不受

何點不見其妻

竇瑗許子告母

元琰設橋濟盜

唐璟載書受誦

蕭允不肖逃難

袁滋法外縱舍

公藝忍字百餘

唐賜妻子被誅

守珪不殺祿山

真卿不得其死

陽城兄弟不娶

韓柳文章大家

李晟表薦延賞

成芮誤表李氏

崔湜父子相失

李從璟死難

趙光逢不匿金

王宏呵責選人

郭玉以俸與民

張居翰改詔書

重榮射殺繼母

范質鼻吸醃醋

龔穎報讎

竇儀兄坐弟立

杜曉布衣自廢

太宗日覽二卷

牟暉失狻擊鼓

李昉追贈父母

出母嫁母加厚

馬遂投杯抵賊

丁謂拂準鬚

范蜀公不喜佛

韓治不忿悍卒

持國叱呼狀元

陳烈投牒公府

聖俞居喪作詩

胡旦春秋編年

蘇氏侮玩伊川

東坡私李方叔

劉溫叟不聽樂

元祐斥逐小人

趙抃不罷新法

誠敬不如無心

劉易詬冒狄青

富韓優劣

和靖迎佛誦經

宦官之賢

魏公刺客

劉攽不欲坐講

無己卻衣凍死

錢宋登廁讀書

何臬請守社稷

張浚劾罷李綱

雷正稱疾而遁

李若水死難

趙汝愚竄死

徐尹闔門俱死

許吳二公仕元

察罕不疑降人

危素不能死難

貞備餘談目錄

貞備餘談卷上

崑山方鵬著

隱公欲讓其弟

桓之弑隱罪不待言矣然隱有以自取也吾當讓歟則顯授之以慰其顧望之心不當讓歟則分封之以絕其覬覦之念夫如是吾知免夫隱則徒有讓之之意而無與之之期貪戀而不捨遲疑而不斷小人不勝其欲速富貴之心而鍾巫之難作矣故曰需者事之賊也隱公之謂矣而穀梁氏謂其能輕千乘之國不亦過許乎雖

然使桓不弑隱隱實讓桓則隱將退就臣位北面而朝桓乎抑桓奉隱於菟裘卒諸廷臣而朝之乎國無二君尊無二上必亂之道也吾知其終不可免也夫

叔術讓國為賢

叔術者邾婁君顏公之弟也公羊曰賢者子孫宜其有地孰為賢者謂叔術也何賢乎叔術讓國也謹按顏公之女為魯夫人魯孝公幼顏公使女納賊以弑孝公養母臧氏聞有賊以其子易公抱之以逃賊至湊公寢而弑之魯臣鮑廣父梁買子者聞有賊趨而至臧氏曰公

不死也吾以吾之子易公矣二臣負孝公訴天子天子誅顏公而立叔術遂以顏公之妻為夫人顏公有遺腹子曰夏父叔術愛之稍長即致國於夏父此之謂賢此之謂讓國也夫叔術之立天子之命也終其身焉而舉國授之則善矣乃遽與之不亦擅乎且以臣而妻小君以弟而妻上嫂瀆莫甚焉惡得為賢耶然則孰為賢曰養母臧氏也鮑廣父也梁買子也

聲伯收其出母

初聲伯之母既出適齊管子奚而寡復歸聲伯聲伯嫁

其外妹爲施氏婦晉卻擘求婚於魯聲伯長其強也奪施氏婦而與之卻氏亡復歸施氏施氏逆於河沈其二子外妹怒遂與施絕甚哉聲伯之母與其外妹之無恥也爲母者初歸於魯出嫁於齊再歸於魯爲女者初歸於施奪嫁於卻再歸於施母女之無恥如出一轍雖有辭說之美何足道哉且聲伯之母旣出在禮不當養之矣然有母子之情焉猶可言也施氏之婦爲強有力者所奪則夫婦之義絕矣而又逆之不可言也惡在其爲守禮之國乎

叔孫昭子祈死

魯昭公伐季孫意如不克出孫於齊叔孫昭子自宋歸魯恥季孫之見欺憂魯國之日亂也齋於其寢使祝宗祈死七日而死焉胡氏謂其以禮立身而不屈於強國以忠事主而不順於強臣責意如以逐君遂稽顙而悔禍此社稷之衛也是誠然矣至謂使祝宗祈死者知其無可奈何安之於命耳則未然也爲昭子者正當徧告與國求復吾君泣諭國人毋忘故主請盟三家去扶公室鞠躬盡瘁繼之以死此正命也祈死而死非正命也

蓋鍾范文子之故智而近於匹夫之為諒矣

叔姬之喪歸杞

叔姬者魯僖公之女杞伯之夫人也春秋成公五年書杞叔姬來歸被出而歸也九年書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胡氏以為本不當出魯人得以義責之使復歸葬於杞也然非禮也夫既歸之則夫婦之禮成矣且無罪焉是不當出而出也夫既出之則夫婦之義絕矣而又死焉是不當歸其喪而歸之也死於魯葬於杞將與杞伯同穴乎異穴乎入廟乎不入廟乎杞伯逆之成公與

之皆非禮也然則何如斯可謂之禮歟曰葬於僖公之墓之外垣其斯可以謂之禮矣

獻子甚愛二叔

初穆伯娶聲已生文伯又奔莒娶莒女生二子穆伯卒於外二子來歸文伯之子孟獻子甚愛二叔聞於國人或譖之曰二叔將殺子獻子以告二叔曰夫子以愛我聞我以將殺子聞不亦遠於禮乎遠禮不如死於是二叔皆死嗚呼孟獻子魯之賢大夫也二叔但當感泣論辨以明其心而已何至自殺其身以中讒夫之計哉獻

子聞譖而告人有所疑也二叔聞言而就死有所款也皆內不足者也

宋君兄弟傳國

宋宣公舍其子與夷而立穆公知其弟之賢也穆公其子馮而立其兄之子與夷所以光昭先君之令德也皆可謂賢矣厥後與夷被弑而馮竟立君子曰宋之禍宣公爲之也子曰是亦穆公有罪焉耳或曰穆公舍己之子立兄之子宜若無罪焉子曰宣公不立與夷未嘗逐之也穆公不立馮則亦已矣而必逐之逐之則亦已

矣而必曰生無相見死無相哭噫是何言也父子之義絕矣如之何其不生亂也故宋之禍宣公兆之穆公成之或曰弑與夷者督也非馮也子曰馮立不討督又相之則是與聞乎弑矣

荀息不食其言

春秋於弑君之國書及其大夫者三人賢之也何賢乎孔父義形於色也何賢乎仇牧不畏強禦也孔父吾無議焉爾矣仇牧之死不幾於暴虎者乎君弑矣牧當爭號惕厲誓衆灑泣取諸凶人戮之於社獻之於廟不濟

而死未晚也撫劍而入及門而死自是投虎口也豈不痛哉至於荀息則吾無取焉爾矣息之於奚齊也苟於父子之親兄弟之懿嫡庶之分反覆陳說以開其蔽誦小弁之怨以動其心述孤竹之節以愧其色斯不負其爲傅矣股肱忠貞孰大於是惜乎息之不及此也當是時也舉國之大夫皆爲太子謀者而息獨黨奚齊以傾太子非所謂棄同卽異是爲維德者乎旣無能改其德又無能免其難曰我不食言以死也豈不謬哉然則何賢乎荀息胡傳備矣

急壽兄弟俱死

衛宣公蒸於夷姜而生急納乎宣姜而生壽夷姜寵衰宣姜譖急公命急使齊將殺於道壽以告急且勸之行於是乎可以去矣曰父命也卒不去及壽載旌先往且代之死於是乎可以不死矣曰我急也卒死之嗚呼使急不死上可以掩其父之惡下可以成其弟之志不亦善乎慮不及此而惟以死之爲安所謂好仁而愚者也善乎晉大夫語申生曰死而不孝不如逃之至哉言矣或曰然則申生之死非歟曰申生不云乎被弑父之名

以出入誰納我急則無此名也可以出矣

戲陽速信義

麟曠欲殺其母謂其家臣戲陽速曰從我朝少君吾願汝汝殺之速應曰諾及見三顧速速不應夫人啼而走太子出奔告人曰速禍予速曰太子不道吾違之則禍及從之則罪大故諾而不殺吾以信義也嗟乎非也方太子造謀之始苟能涕泣極諫謹勿許之則事或可中止矣速也不然始則依違以諾之非義也終則遲疑以背之非信也此反覆小人之所爲也而顧以信義自許

將誰欺乎

禽息薦賢碎首

史載禽息薦百里奚之賢穆公未聽息出撞其門碎首而死又載衛獻公太子至靈臺蛇遶左輪御者曰太子下拜吾聞蛇遶輪者速得國太子不拜曰吾得國是君失安也伏劍而死又載忠臣宏演爲衛哀公使未還狄人攻哀公殺之盡食其肉而捨其肝宏演使還致命於肝遂剖腹納公之肝而死夫此三者事之有無不可知然揆之於義則薦賢可也碎首不可也不拜可也伏劍

不可也返命可也剖腹納肝不可也皆守死而不善道者也

雍姬救父殺夫

祭仲專公使其婿雍糾殺之雍姬知之謂其母曰父與夫孰親母曰人盡夫也父一而已胡可比焉遂以情告祭仲祭仲殺雍糾雍姬之母於是乎失言矣父一父也夫亦一夫也且奉君之命事不起於夫也救父之難義難絕其夫也君欲殺臣而委其婿婿欲殺其妻之父而告其女母又不察其女發問之意而卒然以荅之皆所

謂謀之不臧不足論也然則雍姬柰何必思所以全其父又思所以保其夫上也不幸父死則死父夫死則死夫次也外此無策矣昔周室大夫仕於周妻淫於鄰大夫歸妻恐覺之置毒藥於酒使婢進焉婢自語曰進之則殺主父告之則殺主母乃僮仆覆酒主父怒而笞之垂死竟不言婢得兩全之策而雍姬顧所不逮也

懷嬴不從夫歸

婦人之爲道也莫尊於君莫親於父莫重於夫此三者一體相待而成不可偏廢也晉公子重耳亡而過曹

曹共公侮之其大夫僖負羈之妻曰公子反國必得志於諸侯而誅無禮曹其首也子盍早自貳焉乃饋盤飧且獻璧所以爲其夫謀則善矣而忘其君者也祭仲專公使其婿雍糾殺之雍姬知之歸以告其父祭仲祭仲殺雍糾所以爲其父謀則善矣而忘其夫者也晉太子圉質於秦秦以嬴氏妻之圉將逃歸謂嬴氏曰願與子偕往對曰寡君使婢子侍執巾櫛以固子也從子而歸棄君命也不敢從亦不敢言嗟乎君道也父道也夫道也懷嬴庶幾乎無愧矣

先軫狼曠死敵

殺之役晉襄公獲秦孟明夫人請而釋之大夫先軫曰武夫力而拘諸原婦人暫而免諸國亡無日矣不顧而唾及狄伐晉先軫曰匹夫逞志於君而無討敢不自討乎免胄入狄師死焉初襄公縛秦囚囚呼狼曠斬之公以爲右先軫黜曠其友曰可以死矣曠曰吾未獲死所死而不義非勇也及秦伐晉曠以其屬馳秦師死焉夫二人之死其迹略同其實則異也先軫正諫乎襄公本無罪焉何以自討也其死謬矣狼曠見黜於先軫誠有

激焉欲以自効也其死宜矣且先軫死於狄反爲晉師之辱君子以爲有餘罪狼曠死於秦遂致秦師之敗君子以爲有餘功

叔向違母娶妻

叔向欲娶夏姬之女其母曰不可甚美必有甚惡夫有尤物足以移人叔向懼而止晉平公強使娶之生子伯石遂滅羊舌氏夫自叔向而言則母之命猶君之命皆不可違也自叔向之母而言則君之命重於己之命又不可擅也此叔向所以終娶之也雖然叔向聞夏姬之

女之美其心先有所蔽矣故奉母之命其情逆拂所欲也奉君之命其情順投所好也使叔向果不欲娶謹以母氏之訓爲君誦之則平公亦不強之矣或者叔向欲娶之急借重於君以抗其母亦未可知也起於一念之微而卒致滅族之禍嗚呼可不慎哉

賈獲舍母載君

鄭師入陳陳侯挾其太子偃師奔墓遇司馬桓子曰載余桓子曰將巡城遇大夫賈獲載其母妻下之授公車公曰置而母獲辭曰不祥乃與其妻扶其母以奔墓亦

免甚矣買獲之難處也顧其母必遺其君也奉其君必
困其母也且婦人而老力不可徒避難而奔勢不可緩
萬一遇鄭師而俘焉冒霧露而疾焉豈非終天之恨哉
必不得已附載其母於公車之側已與其妻扶持而行
焉則亦何不祥之有

子哲昆弟爭室

鄭徐吾犯之妹美公孫楚聘之矣公孫黑即子哲強委
禽焉犯告子產子產曰惟所欲與犯召二子於家使女
自擇之女曰楚也遂歸於楚黑怒纍甲而往將殺楚而

奪其妻楚執戈逐之傷黑子產曰均直也然幼凌長賤
犯貴罪在楚也數其罪而放之吳夫楚信有罪矣然不
能無辭也楚也先聘黑也強之直在楚不在黑也黑也
纍甲楚也逐之曲在楚亦在黑也惡得謂之均直耶且
子產不能主而曰惟犯所與是國無政也犯又不能主
而曰惟女所擇是家無政也惡在其為為政耶既而子
哲日益驕恣遂謀作亂幸其病而賜之死不然難未已
也

齊襄復九世讎

傳曰聖人善善長惡惡短何謂短於其身不於其子孫是也禮謂父之讎不共戴天祖猶父也高曾則差遠矣然猶五服之尊焉至於九世則邈乎遐哉而謂春秋許其復讎何聖人惡惡之長耶且齊襄淫虐無道滅同姓之國夫子之罪人也而謂春秋爲賢者諱齊襄且賢孰不爲賢耶抑哀公之死雖紀侯譖之實夷王誅之也人臣爲天主所誅必求王之左右以爲讎人而必報之其不臣孰甚焉在紀侯之世且不可況數世之後耶由前言之則齊襄無復讎之理由後言之則紀侯無可復之

讎皆公羊氏之說之謬也

申亥殺女殉葬

或曰楚靈王乾谿之難衆潰矣其臣申亥曰吾父再奸王命王不誅之惠莫大焉王不可忍惠不可棄乃求王奉之於家數日王縊於申亥氏申亥葬之以二女殉何如可謂仁乎君子曰可以爲忠矣仁則未也夫靈王弑逆無道之主也失國而死葬之則亦已矣而必殺其愛女以殉不仁孰甚焉不忍於其君而忍於其女可謂不善推其所爲者矣楚有詩人不以哀三長者哀二女乎

秦虎狼之國也楚夷狄之俗也宜乎其君臣若是

棄疾不泄君命

楚大夫子南爲令尹其子棄疾爲康王御王顧而泣曰
令尹不能國將討焉棄疾曰泄命重刑吾弗爲也遂不
告其父王殺之既葬或曰汝臣王乎棄疾曰棄父事讎
吾弗忍也遂縊而死噫嘻過矣父果無罪則從君而請
不得則奉父而逃孝之大也亦不害其爲忠父果有罪
則王殺之當矣中有隱痛外無怨色敬共其職克蓋父
愆忠之至也亦不失其爲孝今也不然始則視其父爲

途人雖死而莫爲之救也終則指其君爲讎人寧死而
莫爲之用也不泄君命以爲忠而實成其不孝也不事
父讎以爲孝而實見其不忠也是無一而可也

子胥鞭平王尸

平王楚之舊君也伍奢楚之世臣也平王殺奢是以君
殺臣爲子胥者可痛也不可讎也可逃也不可報也引
兵入郢則亦慘矣出其尸而鞭之不已甚乎然則爲子
胥者何處而可曰變其姓名亾之他國以存宗祀其君
可事則事之不可事則窮約而終身焉斯亦不失爲孝

矣忠於吳叛於楚孝於親逆於君其志可矜而其事不可法也

申生不逃而死

申生之死可哀也既不敢辨以彰母之惡又不敢去以顯父之過是可哀也然吾取其不辨不取其不去其去也當在東山敗狄之初不在醜毒已行之後其失也不在違重耳之言而在拒狐突之請使其敗狄而逃則奚齊得以代其位驪姬得以行其私而獻公安焉獻公安則申生安矣是泰伯之徒也若醜毒之計已行弑逆之

名已著則將焉往哉雖然死之從容言之懇惻其心純乎天理而無人欲之私者也然則申生何止於恭必也仁乎

逢伯厚誣微子

楚克許許男面縛銜璧大夫衰絰士與櫬楚子問諸逢伯逢伯對曰昔武王克殷微子啓如是武王親釋其縛受其璧而赦之焚其櫬禮而命之使復其所楚子從之於是逢伯厚誣微子矣面縛請罪也銜璧獻贄也衰絰與櫬期必死也微子抱祭器歸周非降之也果有何罪

而以死自待耶逢伯欲尊其君爲武王而厚誣微子爲
降國之虜蔡氏釋書而遂取其說不亦誤乎

莊善辭母赴難

白公之難楚人有莊善者辭其母將往死之其母曰棄
其親而死其君可謂義乎善曰吾聞事君者內其祿而
外其身今所以養母者君之祿也身安得無死乎遂辭
而行及公門刎頸而死夫人臣急君之難不私其身不
顧其家義之正也雖然不可以徒死也善當與諸大夫
同心戮力討國之賊復國之君不幸而死忠也幸而不
死以養其母孝也今卒自刎焉無益於國有損於母可
謂徒死也已

石奢自刎

楚昭王有臣曰石奢道有殺人者奢追之則其父也奢
返於廷曰殺人者臣之父也以父成政非孝也不行君
令非忠也遂伏斧鑕請死楚君曰追而不及庸有罪乎
乎其治事矣奢不聽刎頸而死君子不幸而遭是變則
當何如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如孟子所云上也伏鑕
就刑以代父死其次也君赦其父併宥其子然後辭爲

避位廢為庶人以養其父而終身焉又其次也惜乎孝之不足以知此也

保申管其國君

易曰擊蒙書曰朴作教刑所以教士也非教國君之道也周公之於成王以親則兄之子以分則君也故立亢世子法成王有過伯禽撻焉不敢加於成王也荆文王敗於雲夢三月不反得美姬淫不聽朝保申曰先王卜以臣為保吉今王有過當管匍匐將管王王曰不穀免於襁褓託於諸侯矣請改過而無管保申曰臣承先王

之命不敢廢王乃伏地保申束細箭五十跪而管之者再夫保申之管即易之所謂擊書之所謂朴也所以教士非教國君之道也保申過矣

楚昭功罪均賞

君與父同道岐而二之不可也功與罪異法比而同之不可也吳人入楚楚昭王奔鄖鄖公辛之弟懷曰平王殺吾父王吾讎也必殺之辛曰君而討臣何讎之為若皆讎君則何上下之有懷不聽辛乃奉王奔隨王後反國賞及懷子西諫曰辛可賞也懷可戮也今王均之羣

臣懼矣王曰或禮於君或禮於父均之不亦可乎夫懷
父以貪被誅不可以爲憐也是則懷有罪焉耳王錄辛
之功而賞之則人知勸明懷之罪以其兄之故而赦之
則人知懼且知感恩與法不兩盡乎而必曰均之其謬
甚矣

楚昭復其大夫

楚昭王出奔濟於成曰見其大夫藍尹暨載其孥王曰
載子對曰君實亾國君之過矣不顧而去王旣返國復
來求見王欲執之子西曰姑聽其辭王問曰成白之役

實棄不穀今而敢來何也對曰臣避於成白以微君庶
悛而更乎今之敢見觀君之德也庶懼而鑒前失乎子
西請復其位昭王許之夫藍氏子負必殺之罪者三視
其國如傳舍惟急於妻子之謀棄其君如路人而反出
怨懟之語負此二罪伏鑽以請可也而又敢爲大言以
愚其君此必殺不赦者也使遇英君誼辟不待其辭之
畢而磔之於市矣子西不能誅之又從而命之君相舉
措如此楚之不競也宜哉

申鳴棄父殺賊

楚有士申鳴者養父不仕後爲楚相白公之亂申鳴辭
父赴敵白公密取其父守之以兵申鳴泣曰吾不得爲
孝子當爲忠臣援桴鼓之遂殺白公其父亦死嗚呼痛
矣哉申鳴之心也難矣哉申鳴所處之地也縱賊則國
必危惡得爲忠討賊則親必死惡得爲孝寧捨孝以全
忠蓋亦不得已焉爾雖然君親一體也將相之父爲敵
所取若易易然則其奉親之道保家之術必疎矣此則
申鳴有遺憾焉

楚君食菹吞蛭

楚惠王食菹遇蛭遂吞之因感腹疾不能食令尹曰君
安得此疾也王曰吾食菹遇蛭法不行則威不立法行
則庖宰監食者皆死吾恐左右見之也遂吞之致此疾
耳晉文公啖炙有髮繞炙文公將殺宰人宰人力辨以
爲人之中傷之也公悟而釋之夫主者不謹可罪也然
特誤焉耳可矜也楚君亟召而責之復矜而赦之左右
其敢誰何而必吞之乎萬一不食而死豈非所惜者小
所傷者大乎此之謂不知類其不逮晉文遠矣

李離伏劍

晉文侯使李離爲大理過聽殺人自拘於廷請死君曰
下吏有罪非子之罪也離曰臣居官爲長受爵爲多今
過聽殺人而下吏蒙其死非所聞也君曰然則寡人亦
有罪矣離曰君以臣能聽微決疑故使臣爲理今無能
以事君是無功而食祿也遂伏劍而死或曰使子而爲
離也奈何乎曰過聽殺人信有罪矣然誤也非故而入
之也罪何至於死耶使子爲離也自効不職罷官而去
則已矣不致死也

程嬰下報宣子

立孤固難於死矣然杵臼死得其所也程嬰聞關委出
以全趙氏宣子有知當擲榆於地下必不以嬰未死爲
嫌也嬰或告其廟或拜其墓白其所以不死之故則已
矣而必自殺其身曰下報宣子此何爲者哉故其始也
殺子以存武則君子多其義其終也殺身以從盾則君
子惜其愚

夫子折衷衆論

夫子曰人不善我我不善之蠻貊之言也不善我我
則引之朋友之言也不善我我亦善之親屬之言也

此諸乎之論而夫子折衷之也。以家善我我亦善之。施之諸父昆弟姑姊之屬可也。舉而施之他人則是以德報怨而流於異端之說矣。故曰衆言淆亂折諸聖。

荆蒯芮死君難

齊崔杼弑莊公。荆蒯芮使晉而返。其僕曰：君之無道人莫不聞也。夫子勿死。荆蒯芮曰：吾聞食其食死其事。吾既食亂君之食，又安得治君而死之？遂驅車而入死焉。其僕曰：人有亂君，猶必死之。我有治長，可無死乎？乃自刎於車上。夫荆蒯芮以使事在外，不與其難，可也。雖然，

猶有說也。僕之死無說甚矣。初崔氏難，作晏子立於門。外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哉？而吾死也。人曰：亾乎？曰：獨吾罪也乎哉？而吾亾也。且君爲社稷死，則死之；君爲社稷亾，則亾之。若爲己死爲己亾，非其私昵，誰敢任之？其說得之矣。

曾皙擊子

曾子有過，曾皙引杖擊之。仆地有閒，乃蘇起曰：大人得無病乎？魯人以爲賢，以告孔子。孔子曰：參來昔者，舜爲人子，小杖則受，大杖則走。索而使之，未嘗不在索而殺。

之未嘗可得今汝委身以待暴怒拱立不去其罪何如此蓋曾子少年之事容或有之一聞夫子之言其悔悟多矣獨怪芸瓜小過而曾皆暴怒如此絕與鼓瑟浴沂氣象不類豈所謂狂者之過耶

公儀去婦拔葵

公儀子魯之賢相也董子稱其見婦織帛怒而出之食而茹葵愠而拔之曰吾已食祿又奪園夫紅女之利乎愚竊惑焉王后親織元統夫人加以絃綖則織帛者婦人之事也以是爲怒而斥無罪之人不已甚乎園有隄

地種葵以射利不可也種葵以自給庸何傷哉以是爲愠而棄有用之物豈人情乎後世宦家以妻則驕以僕則惰不事其事而坐食其食者未必非公儀子有以啓之也

代國夫人自殺

代王夫人趙襄子之姊也夫人使宰夫操銅料以食代王宰夫持料擊殺之襄子遂興兵平代地將有其國夫人呼天自殺程子謂夫人當距戰重社稷也非姊殺弟代國夫人殺賊也其說正其義嚴矣雖然戰非婦人事

也無已被髮徒跣以詣襄子請討夫之讎立夫之後請
而卒從然後死焉死是矣而惜其遽也

朱附死君之難

以衆人遇我以衆人報之恆人之情也以衆人遇我以
國士報之則出乎恆情之上矣顏真卿杲卿張巡許遠
諸公是也朱附事莒穆公不見知焉冬食芋栗夏食菱
藕其君不恤也旣而穆公以難死朱附將往死之其友
曰君不見知而死其難意者不可乎附曰吾將死之以
激天下之不知其臣者卒死之嗚呼附之死有激而死

也附之言有激而言也可謂出乎恆情之上矣雖然真
卿杲卿巡遠諸公有城社之寄焉而附則無之可以死
可以無死者也

無鹽女四殆

鍾離春者無鹽邑之女也自詣齊宣王求見宣王見之
乃舉手拊膝曰殆哉殆哉春秋四十壯男不立一殆也
漸臺五層萬民疲困二殆也賢者伏匿諂諛在側三殆
也酒漿流湏以夜繼日四殆也宣王喟然而歎拜爲王
后甚哉無鹽女之不自重也不召而往不問而對不待

聘而爲人之妻甚矣哉無鹽女之不自重也士而不自重君子鄙之而況於女乎

田過父重於君

齊宣王謂田過曰君與父孰重對曰殆不如父王曰何爲士去親而事君對曰非君之土地無以處吾親非君之祿無以養吾親非君之爵無以顯吾親凡事君以爲親也王無以應之於是過之言過矣君父一道也惡乎重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惡乎爲親然有時而爲親特事君之一端耳

子方坐見太子

田子方侍魏文侯坐太子擊趨而入賓客皆起子方獨不起太子不悅子方曰爲子起歟無如禮何爲子不起歟無如罪何請誦楚恭王之爲太子也出遇大夫工尹工尹避之太子下車從之曰大夫何爲若是吾聞敬其父者不兼其子兼其子者不祥莫大焉文侯稱善君子曰惡是何言也太子君之儲貳均之爲當敬也豈有敬其父不兼其子之說哉子方可謂遁辭矣

聶政姊自殺

聶政刺殺韓累卽抉目剝腸以死蓋亦自醜其名不特
爲姊也其姊嫫聞之適韓曰不可愛妾之軀滅吾弟之
名乃抱尸而哭之曰軹人聶政也因自殺於尸下夫政
盜也姊揚其名徒爲後世之所鄙笑耳惡乎用其名耶
且姊旣適人矣不有舅姑乎不有夫若子乎不敢自專
而死也旣心知其爲政矣可以無死以成弟之志不亦
善乎列女傳曰嫫仁而有勇何仁乎婦人之仁耳何勇
乎匹夫之勇耳

田文不殺舍人

孟嘗君舍人有與君夫人通者左右請殺之孟嘗君曰
睹貌而相悅人之情也其勿言乃召舍人謂之曰衛君
與文布衣交請具車馬皮幣願君往從衛君舍人至衛
久之齊衛交惡衛君約天下兵伐齊舍人以孟嘗君故
力諫止之或曰茲與楚王滅燭絕纓之事甚類乎曰不
類也楚王宴羣臣牽衣者醉而狂耳非夫人之罪也今
文之夫人通於其客瀆男女之倫傷閨門之化舍人不
誅夫人不出尙何以自立哉吁文之客皆若人雖多亦
奚以爲

李牧不受君命

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此管氏之說非六經之訓也易之師曰王三錫命又曰大君有命古之為將者但得專制闔外而已豈有君命而敢不受者哉李牧為趙將秦人聞之以趙葱往代牧不受命被殺夫牧趙之良將也諒其心豈有他哉蓋泥於君命不受之說耳朱岳武穆飛統兵北伐詔趣班師卒死於獄論者謂飛當主君命不受之義直抵河洛乘屢捷之勢偪技窮之敵收復中原歸朝待罪此非至論也飛而為此則是飛揚跋扈之

迹亦何異於桓溫劉裕也哉賊檜益得以藉口而族之矣故曰非至論也

几汜老而益恭

案說苑作机汜古今人表作仇汜此作几汜未詳所本

魯有恭士曰几汜行年七十其恭益甚冬日行陰夏日行陽行必隨坐必危一食之間必三起見衣裘褐之士則為之禮魯君問曰几子老矣恭不可釋乎汜曰君子好恭以成其名小人好恭以除其刑夫汜之恭足恭者也夫子之所恥也恭而無禮者也夫子之所勞也其曰恭以成名益陋矣在易則恭以存位在範則恭以作肅

惡乎成名之有

孔甲死於陳勝

會子寇至則去子思寇至則留賓師不與臣同也秦儒
孔甲畏惡坑焚之禍積怨發憤往歸陳勝如鳥驚繳射
不暇擇木魚避綸竿遽投溝澮途窮勢迫而不知勝之
非其人也既爲之臣則不得不死其難矣若能處賓師
之位爲流寓之客不受其官不食其祿則伸縮在我進
退綽然見其將敗可以去可以無死柰何甲之慮不及
此也或曰去將安之予曰史稱陳勝殺其傭耕之人故

舊皆去甲於此時獨不可引而去乎

張良學術不正

子房天資甚美而學術不正博浪之舉天資之美也圯
上之遇學術所由以不正也是故副車之錐卽豫讓之
七秀實之笏同發於忠激於義而成於勇可敬也不可
譏也使其得聖賢爲之授受安知不爲三代人物也哉
惜乎一遇異端之人讀其書信其說由是任智挾數動
皆有術始與聖賢之道不相似矣可惜也不可取也東
坡於博浪之舉則反譏之吾恐子房之不受也圯上之

遇則甚有取焉吾恐子房之有愧色也故蘇氏之學君子謂其不誣

坑焚黨錮之禍

天下之禍積於漸而成於激秦之坑焚漢之黨錮禍甚慘也雖二三賊臣有以激而成之然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其所由來者漸矣蓋自列國分爭處士橫議莊列之放恣儀秦之縱橫譏評時事奔走諸侯秦政畏惡此輩積不能平蓄而未逞李斯以惑亂黔首數言激之以觸其機而坑焚之禍成矣迨漢建武永平之間學士大夫

爭自濯磨崇尚名節然風聲氣習好異立奇未免有過中失正之弊始而房周賓客互相譏揣極而俊顧廚及諸賢更相推重由是臧否人物詆訕朝政公卿畏其貶議天子厭其紛紜曹節王甫以圖危社稷一言激之以甚其怒而黨錮之禍成矣嗟乎秦政桓靈之惡固不待論李斯節甫之罪亦不容誅獨念所謂儒家者流恣肆其說而不知忌憚標榜其行而不知韜晦身既戮辱國亦隨亾使先聖之全經不復可見而後世之朋黨流毒無窮爲吾道之大阨爲善類之遺殃蓋有不能辭其責

者矣

釋之跪而結襪

王生者漢處士也嘗召至庭中公卿畢會王生顧張釋之曰吾襪解為我結之釋之跪而結襪夫跪而結襪賤者之役也昔西伯文王俛而自結不欲以賤役加左右也王生以匹夫之賤而不及方伯之尊釋之以廷尉之貴而甘為僕隸之役王生不足道也為釋之者何自輕一至此哉何自辱一至此哉是故貧賤驕人戰國之習也專氣致柔黃老之術也而皆拂乎聖賢之訓者也

徐偃矯制

汲長孺使河東矯制發倉以賑民饑馮奉世使西域矯制發兵以平虜亂然長孺不免請罪奉世不得封侯者以矯故也況專之為言豈為人下之語哉元鼎中徐偃為博士使行風俗輒命膠東魯國鼓鑄鹽鐵張湯劾其矯制當死偃曰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以安社稷利萬民可專也湯不能屈夫民饑虜亂變起一時不得已而矯耳鼓鑄之事何所不得已而矯之乎古之大夫出使他國無從請命不得已而專耳膠魯之近非他國之比

鹽鐵之微非安社稷利萬民之務何所不得已而專之乎魯大夫媵陳人之婦遂及齊侯宋公盟孔子書遂以譏其專獨非春秋之義乎偃之強辨湯之失刑皆不能無罪矣

京房以術殺身

漢之京房晉之郭璞宋之李石皆能言人禍福巧發奇中而卒不免爲術所殺京房死於恭顯郭璞死於王敦李石死於秦檜豈明於知人而暗於謀己哉蓋徒知易之術而不知易之道故也易者時而已矣時語則語時

默則默此之謂易之道也昏主在上奸臣在側乃炫炫其說指切其人適足以殺其軀而已矣單子曰立於淫亂之國而好盡言以招人之過怨之本也蓋此之謂也

薛廣德諫從橋

人臣之諫君其事有大小君子之死國其所係有輕重宗社之存亾君德之美惡事之大也不可諫諫而不從以死爭之可也一言之疵一動之誤事之小也諫可也死不可也元帝優游不斷閭懦不武恭顯擅權許史怙勢蕭太傅之死劉向周堪之下獄宗社幾危君德日

員不可不諫也薛廣德以御史大夫之貴而不聞以死
之徒循默保位而已至於從船從橋相去幾何乃欲
自刎以頸血濺帝何其大小輕重之閒若是之不倫耶
廣德號稱大儒而其所建白者止於如此則國家何賴
於儒哉流醜者不問而齒決者有罰廣德之謂矣

丙吉不案吏罪

君相之舉措不可不慎也一言之出著爲令焉一政之
行遵爲例焉嗚呼可不慎乎丙吉爲相掾史犯賊有罪
輒予休告終無所案客曰君侯爲相姦吏成私柰何不

問吉曰以三公之府而爲案吏之名吾竊陋焉後代吉
者因以爲故事夫吏之罪小不案可也若舞文弄法作
奸犯科如客云云厥罪大矣專事掩覆無所懲艾則吏
何憚而不爲惡乎且牛喘可問也死傷橫道亦可問也
吉曰宰相不親小事誤矣人命至重足以傷天地之和
失陰陽之節是可爲小孰不爲小

漢武許贖死罪

君子以難斷之獄參之情法可也以金贖罪專徇乎情
以罪致辟專主乎法二者不相爲用矣能無弊乎林慮

公主漢武之女弟也其子昭平君尙帝女林慮垂死以金千斤錢千萬爲昭平君贖死罪帝許之昭平君驕醉殺人廷尉據法上請帝曰吾弟止有是子死會囑我我已許之然法令者先帝所造因弟廢法何面目入高廟乎遂可其奏流涕不已夫前旣許之則後勿殺可也後欲殺之則前勿許可也受金許贖則彼有所恃而必爲惡矣豈非誘之就死地哉必也姑宥其罪廢爲庶人投之荒裔終身不齒則吾之信不失而彼之惡亦懲矣

王賀陰德

乎晉鍾會往見嵇康康箕踞以待之遂召殺身之禍傳曰傲凶德也其斯人之謂歟

韓歆不敬

夫子事君鞠躬屏氣不知者以爲諂也其知者以爲盡禮也人君其尊如天敢不敬乎韓歆事光武指天畫地帝不能容至於自殺白樂天事憲宗嘗曰陛下錯帝大怒貶之陳執中罷相薦吳育自代召之赴闕因侍宴醉而坐睡忽驚顧拊牀呼其從者仁宗愕然遂斥不用曹利用在簾前每以手指擊腰帶太后不悅後亦貶死茲

四臣者皆一時名士也言動之間偶失檢點遂致得罪君父身名俱損然則爲人臣者可不戒哉詩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終身誦之可也

鍾離意不拜賜

君賜車馬乘以拜賜衣服服以拜賜所以榮君之賜也其所從來豈皆伯夷之所有乎交趾太守贓物簿入大司農矣帝命頒賜廷臣鍾離意所得珠璣悉委於地獨不拜賜帝怪而問之曰贓物也夫義不可受當敬而懷之以辭不得命雖拜受可也何至委之於地哉況於義

前輩有云所謂陰德者猶人耳鳴己獨知之而人不聞是也賀則夫人聞之矣初賀以直指使者巡行魏郡固不當如蒼鷹乳虎專事搏擊亦不當如婦人之仁佛氏之愛專事姑息也設有奸劇盜必驅之戮之除一方之患造萬民之福陰德莫大焉賀必縱之捨之一切不問又自以爲陰德誇示人人以冀後世子孫之興不亦謬哉後人見其諸孫封侯諸女爲后遂謂其言之驗不知賊莽大逆不道身誅族滅賀竟爲不祀之鬼則陰德果安在哉

馬援不禮梁松
馬援有疾梁松來候獨拜牀下援不荅諸子問曰梁伯孫帝婿貴重朝廷公卿莫不憚之大人柰何獨不為禮援曰我乃松父友也松懷不平遂因事陷之帝大怒追收援印綬藁葬城西妻子草索詣闕請罪帝出松書示之方知所坐夫松不足道也援亦有譏焉君子之交際不挾長不挾貴援挾長以傲嬖臣松挾貴以傾執友胥失之矣且拜而不荅父子之禮也故人之子與己之子則有閒矣松不能視援猶父援乃欲視松猶子不已過

未嘗不可受也不受罪小不拜罪大不拜罪小委地罪大帝曰清哉尙書愚則曰無禮哉尙書也或曰唐高宗以立后而以金縢賜無忌宋真宗以天書而以美珠賜王且二臣不能辭意獨不勝之耶曰勝之雖然過猶不及

朱穆羔羊之節

朱穆舉劾地具案治中官崇厚有論絕交有書皆可稱述蔡邕謂其真而孤有羔羊之節似矣獨受梁冀之辟不免龜山之議焉然不但穆也魏相因許伯以奏封事

班固事實憲以典文身豈從董卓荀彧附曹操比之
匪人如出一律豈賢急於用世但借此為進取之階
而人之賢不途之邪止則皆忽而不顧如揚雄所謂屈
身以伸道者歟疑當時習俗既成而不以為怪也或曰
龜山議朱穆正矣而從蔡攸之薦何耶予曰柳下惠則
可吾固不可

許武謀舉孝廉

漢制鄉舉里選最為近古賢於後世科目多矣然而不
無偽也會稽太守第五倫將舉孝廉許武以弟晏普

未顯欲令成名乃三分其財自取肥饒弟得劣少鄉人
翕然稱二弟克讓竝得選舉武乃會宗親泣曰昔誤分
財今悉讓弟鄉人又翕然稱武嗟乎武誠愛其弟但當
使之力學勵行舉之者自至矣何必陽奪其產陰使之
讓以欺里之人又何必泣會宗親顯斥貨利以彰己之
善是無往而非偽也為二弟者其未舉也則污其兄以
自潔其既舉也則取諸兄以自肥惡在其為孝廉也哉

楊政趙壹謁人

君子之立身太剛致禍太柔取辱不激不隨而合乎中

道者能幾人哉楊政詣陽虛侯馬武武稱疾不出政直
入升牀排武把臂曰今日少動刀入脅矣武子弟大驚
操兵滿側陰就適至因責數武遂為交友趙壹詣河南
尹羊陟陟高臥不起壹遂登堂舉聲自哭陟驚而出曰
良璞不剖泣血自明耶因造其廬上章稱薦夫二子皆
事干謁者也皆不禮於人者也壹之乞哀自薦辱莫甚
焉不足齒矣彼政何為者哉任情負氣持刃劫人其與
蘭相如五步之內以頸血濺王毛遂十步之內王之命
懸於遂手者相去幾何浴戰國之餘習之儒者之雅度

是以君子弗尚也

王孫命裸葬

遺命薄葬古之達人誠有之未聞裸葬者也裸葬自楊
王孫始王孫命其子曰我死必裸葬以反其真必成吾
志祁侯曰使死而無知也則亦已矣死而有知也其何
以見先人乎王孫曰吾將以矯世也夫厚葬無益也而
世競以相高靡財殫幣腐於地下其尸塊然獨處豈有
知哉死者不知生者妄費可謂重惑矣祁侯曰善從而
裸葬之王孫之說墨子之道也王孫之裸葬蠻貊荒徼

之道也然亂命也而卒裸葬之則王孫之子之罪矣

郗詵奏劾舉主

門生之於舉主煦然以爲恩則近乎私愬然而無情則近於薄薄與私君子弗由也漢鄭宏爲太尉舉主第五倫爲司空每正朔朝見宏曲躬自卑帝問其故遂置屏分隔君子曰朝廷之上統尊於君不可於此而敘私也晉崔洪爲左丞薦郗詵以自代詵劾奏洪曰此挽弓自射矣詵聞之曰惟官是視各明至公君子曰舊舉之將引嫌當避不必以此而明公道也然則君子處之

當何如公朝則敘爵私家則敘恩而不敢以偏廢大過則絕之小過則掩之而不肯以矯情則何私亦何薄之有

戴封禱雨自焚

昔湯以久旱身爲犧牲然自責而已未聞果殺其身烹以享上帝也魯僖公遇旱欲焚巫尪臧文仲諫而止矣未聞以自焚也漢戴封爲西華令其年大旱封乃坐積薪之上舉火自焚天卽大雨遠邇歎服夫封但當遇災而懼側身修行如臧文仲所謂貶食省用務穡勸分此

其務也釋此不爲乃欲棄父母之遺體爲煨燼之寒灰豈非所謂行怪者哉初封遊太學遇盜劫掠俱盡惟遺七縑而去封追及盜併以與之又聞伯父之喪罷官持服蓋其性尙詭異大率類此不特自焚一事也

劉寬蒲鞭示辱

家人初六日閉有家上九日威如吉蓋治家之道始終以嚴而不徒事乎寬也婢污朝衣雖治其不謹可也而反有爛手之問奴沽不返雖罵以畜產不爲過也而反有必殺之疑治家如此使遇豪奴悍婢則將何以馭之

耶且蒲鞭示辱似矣黠桀之吏奸宄之民必痛懲之可也若槩以此施之則法日弛而國日亂不幾於徐偃宋襄之仁乎故寬者溫柔愷悌人也不能以威克愛者也

喬元殺子擒盜

甚矣喬元之不仁也盜入其家執其子不過利吾財一罄私帑以贖子卻官兵以縱盜人情天理之至也元則不然寧殺吾子而財弗與也寧殺吾子而盜弗縱也頃之盜死於官子死於盜矣所謂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甚矣元之不仁也

荀爽制舉主服

司空袁逢舉荀爽有道不應及逢卒爽制服三年當世
往往化以爲俗前輩稱爽曰厚之道也觀過知仁其在
君子乎予曰可以爲厚矣仁則吾不知也大臣之薦賢
曰吾爲國也非爲其人也而何有乎德色賢者之受薦
曰彼爲國也非爲吾身也而何有乎私恩且三年之服
臣之於君子之於父也舉主之服三年則是愛無差等
矣爽之仁其墨氏之仁歟

林宗三呵魏昭

忍箴曰魏昭進粥林宗三呵而不敢怒湯 云雪伊川
三尺而不敢去魏昭者陳國童子也師事郭泰泰令作
粥呵曰高明爲長者作粥使沙不可食擲杯於地昭復
進之泰復呵之如是者三泰喜曰吾乃知子之心矣夫
泰之試昭卽圮上老人之試良也是以術不以誠也不
食足矣呵之不已甚乎一呵足矣擲之不已甚乎昭心
知其爲試也是以執禮益恭則相率而爲僞耳若夫伊
川以誠而假寐游揚以誠而待立安知有所謂術耶今
此而同之非其類矣

呂元膺縱盜

呂元膺爲蘄州刺史嘗錄囚囚自有父母在明日歲旦不得省爲恨元膺惻然悉釋械歸之與約還期盜皆如期而至曹攄除臨緇令有重囚陷大辟歲暮攄行獄問有親戚否咸曰有父母在攄曰新歲人情所重汝等暫歸當如期還獄衆泣曰諾開獄出之相率而至此二人者與唐太宗縱囚之事大約相同歐陽子所謂以君子之難能而責小人之尤者爲必能也所謂不近人情者也是可爲也則臯陶爲士師孔子爲司寇當先爲之矣

而何待於一人耶

伯敬過於恭慎

汝南陳伯敬行必矩步坐必端膝呵叱狗馬終不言死目有所見不食其肉行路聞凶卽脫駕畱止還觸歸忌則寄宿鄉亭後舉孝廉坐壻亡命爲太守所殺斯人也所謂恭而勞者也慎而蕙者也君子恭而中節不至於拘迫慎而當理不至於恐怖禍福生死有數存焉修其身以順受之耳又何嘗小廉曲謹以求避之不可

避耶

陳咸不聽父命

陳萬年臨死召其子咸告教咸睡頭觸屏風萬年大
咸曰具曉所言大意教咸諂也夫萬年賂遺外戚諂事
丞相其爲人固不足道矣然父子永訣之時必有五內
分裂之痛其言縱謬亦當泣從他日以爲亂命不敢奉
行則已矣豈可垂頭而睡肆口而荅哉咸竟以剛暴得
罪憂死則萬年之言未必不中其病也

原涉大治冢舍

原涉父爲南陽太守父卒於官南陽人賻贈千萬以上

涉欲讓還復自思曰身得美名而令先人之墓儉約非
孝也乃大治冢舍周閣重樓買地開道表曰原氏阡夫
讓還賻遺以全其親身後之節未必非孝也涉於棺衾
殽兆必誠必信務令堅厚久遠而不徒爲觀美焉則其
孝益至矣顧乃拓地構屋侈爲土木之費致盜賊之劫
覘啓子孫之爭端適所以累其親耳烏得爲孝哉

黃昌故妻復還

會稽黃昌爲蜀郡太守初昌爲州書佐其妻歸寧遇賊
被擄流轉入蜀嫁爲人妻其子犯事乃詣昌訟冤昌疑

其不類蜀音因究其故對曰妾本會稽戴次公女州佐黃昌妻也嘗歸母家爲賊所掠遂至於此昌大異之相持悲泣還爲夫婦夫糟糠之妻中道相失一旦遇於數千里之外其情固有所不能已者然無失節之嫌乎且彼有夫有子則自有所歸矣厚遺而遣之可也還爲夫婦過矣哉

吳詠自刎

張掖人吳詠初爲護羌校尉馬賢辟之後爲太尉龐參掾賢參相誣罪皆應死各引詠爲証詠計理無兩直遂

自刎而死夫賢與參皆有恩於詠者也使一人之事一實一誣則實者必死誣者必生詠度不能兩全或自刎猶可也今云相誣則賢參事皆不實詠但直証其誣二人皆可以不死而兩得其平矣於排難解紛之中而寓忠誠懇惻之意彼固不德我亦何以怨我哉其自刎也何居

諸葛瑾仕吳

曹操漢賊也孫權亦漢賊也丞相亮出師討賊誓復中原遂平江左以成混一之功其孤忠大節如青天白日

責備餘談卷上
人皆仰之而為其兄者乃獨不知正統所在委身仕吳
嘗使於蜀與亮公朝相見退無私面此何為者耶譬則
家有劇盜仲氏逐之伯氏從之為仲氏者將恣然弗問
耶抑涕泣而導之耶以武侯之賢豈不知此必嘗以大
義諷之矣彼不能從故不敢以強之耳使瑾躬率其子
來就其弟其獎王室何至有赤族之禍哉或曰誕仕魏
獨無譏乎子曰誕不足道也瑾父子號稱賢者故特為
之備論云

責備餘談卷上

責備餘談卷下

崑山方鵬著

袁安不治贓吏

袁安為河南尹未嘗以贓罪鞠人常曰凡仕者高則望
宰相下則希牧守錮人於聖世安所不忍為也韓億在
中書見諸路摺撫官吏小過輒不憚曰夫仕者大則望
公卿次則望侍從其下亦望京朝幕職柰何錮之於聖
世耶二公之論不約而同蓋長者之用心也雖然君子
之仕也行其義也達其道也覲陟崇階希登要地則庸

人情耳然必檢身潔己奉公守法庶或得之彼也其
盛行貪黷無厭者雖法網或漏而清議不容欲遂其進
取之私不亦難乎且使賊穢狼藉之人一旦得志能不
播惡於衆乎柳公綽不貸賊吏法包孝肅曰吾無所諱
惟吏之有賊罪者蓋天下之惡一也若所謂小過則可
以略之矣

陸抗飲藥不疑

康子饋藥未達不嘗聖人之心非有疑於季氏也蓋謹
疾之道當如是爾而况敵國之人乎羊祜陸抗晉吳之

邊將也抗嘗有疾求藥於祜飲之不疑非所以全身遠
謫之道也祜之私恩小信固足以結抗之心然施之平
交則可施之敵國之人則過矣使聖賢處抗之地必不
與之私交而况輕飲其藥以自試於不測之險乎

范丹畱錢償飯

范丹候姊姊飯之畱錢百文而別姊使人追還丹竟不
受郝子廉一介不取諸人曾過姊家飯密畱五十錢置
席下而去嗟乎一介不取非義非道故也里族朋友之
閒貨財之相通飲食之相召苟無害於道義者斯孔子

受之矣而況於兄弟之懿親乎且以錢償飯市肆之所為耳今施之於懿親是以市肆待之也何其薄哉何其

邴原重父輕君

魏太子丕與眾賓燕集問曰臣子止藥一丸而君父各有危疾將救父乎抑救君乎眾議紛紜時邴原在坐獨無語太子問焉邴原勃然曰父也太子不復難之夫原之說誤矣君父一也不可先後不容軒輊者也據丕之問而評之君父皆疾剖藥分奉以盡臣子之心固不當

獨獻於君又豈可私厚其父哉充原之說則知有父子而不知有君臣難乎免夫廢倫之弊矣

郭翻認稻弗爭

吳鍾離牧客居永興自墾荒田農事既畢民有冒認者牧即以稻與之縣令欲繩其民牧為之請得釋民大慙懼春稻得米六十斛還牧牧不肯受晉郭翻客居臨川先立表題經年無主乃樹藝成熟有誤認者悉推與之縣令聞而詰之以稻還翻翻不肯受夫開荒治穢迄於西成勞功甚矣其民認而是耶吾取三之一以償其費

言信會言卷一
認而非耶吾與三之一以慰其心則彼我兩得其平而
取予皆合於義矣今皆拒而不受則吾竊廉介之名而
陷其民於冒濫之罪獨何心哉

趙苞棄母存州

甚哉用權之難也非擇之精見之決於倉卒急遽之時
鮮有不失其輕重之倫者矣趙苞存其州而死其母似
不得不然者然以聖賢處之則恐別有其道而不肖若
是其急也前乎此者王陵臣漢而棄其母然於沛公不
加益後乎此者徐庶辭漢而其母然於昭烈不加損

蓋二子之或去或留不係乎國之存亡而係乎母之生
死其輕重較然矣若槩以許國為義徇君為忠是豈善
用權者哉或曰大義滅親如何曰非苞之謂也衛之石
蜡魯之季友隋之堯君素之謂也是故同一殺子也在
石蜡則宜而易牙為忍同一殺兄也在季友則正而世
民為過同一殺妻也在君素則善而吳起為貪

孔褒一門爭死

甚矣習俗之易以移人也天下愛生而怖死者莫婦人
若也而風聲氣習亦足以移之不亦異乎初張儉之投

言何會言卷一
止也孔融不告其母不待其兄而自匿之以召家門之
禍其死有辭焉褒不必死以養其母可也然猶可言也
至於母氏乃欲自當其辜則無謂矣豈非當時好尚如
此故雖婦人女子亦能輕生委命而不以為難耶萬一
朝廷竟坐其母則二子將何以立於世而或皆賜之死
則亾身及親之罪又何以自解於天下哉

荀晞殺其昆弟

荀晞字道將為兗州太守從母依之以居奉養甚厚從
母子求為將不許固求之乃以為督護後犯法晞即命

斬之從母叩頭申救不聽於是晞有三失焉知其不可
用而用之一也既用之不能戒之以至犯法二也既犯
之不能處之而遽殺之三也晞盍委曲懇到以求其生
乎求而不得然後罷官去祿哀請於朝以贖其死請而
不得然後不得已而用刑焉則生者死者於我皆無憾
矣

懷愍君臣遇害

死等爾死善其道則泰山不足喻其重死非其所則鴻
毛不足喻其輕嗚呼可不審哉洛陽初陷懷愍被執正

可死之時也庾珉王雋辛賓諸臣不能奉其國君死於社稷覲顏歸虜辰莫甚焉殆夫青衣行酒戎服執蓋則已失身虜庭矣然後抱帝哀號甘心就戮不亦晚乎夫同一死也死於未降之先則增重綱常流光史冊而萬世瞻仰之死於既降之後則心雖切於愛君事無益於亡國所謂匹夫匹婦之爲諒矣何足道哉文文山曰從懷愍而北者非忠從元帝而南者爲忠蓋亦有見於此耳

王收殺周顛

伯仁之死王導固不能無罪矣然亦有以自致也方導率諸族人詣臺謝罪求救於顛時顛未知帝意云何不顧宜也及入見帝稱導忠誠申救甚力帝固已許之矣顛當宣布恩威委曲慰諭以安諸王之心以孤賊敦之掌豈惟保身亦以定亂策之上也奈何屢呼不應導已恨之及顧左右有殺賊奴取金印之語則導安得而不疑之哉夫所謂殺奴取印者謀耶戲耶以謀則疎以戲則虐皆不善處變者也其及也宜矣

鄧攸自棄其子

伯道以弟早亾止有一息寧棄其子以存弟祀意甚善也其子追而及之則已能步矣縱之道路人或憐而收之未可知也繫之於樹絕其生理不仁孰甚焉及其置妾也既不審於媒妁又不卜之鬼神直俟衽席之上始扣其爲甥女而遠之則已噬臍無及矣坐是終身更不畜妾以至絕嗣是又懲噎而廢食也由前言之則不仁由後言之則不智是皆不學之蔽也歟

三公自輕

三公禮絕百僚故其輿服儀衛獨異其數者所以尊老

成隆體貌非特爲觀美也當是任者其可不知自重乎王戎位總台司嘗乘小馬便門出入見者不知其爲三公也沈慶之每朝賀常乘犢鼻無幟車履行日園徹屏侍從遇之者不知其爲三公也達夷武拜太尉行常單馬門不施戟嘗曰天下未平國恩未報安事威儀乎此三人者輕率如此知其不足以勝是任矣如其道則後車數百乘從者數百人不以爲泰而以此爲泰乎

向柳自恃故舊

漢陳涉旣王其故人嘗與傭耕者叩宮門求見闈吏不

官爲通會勝出遮道而呼勝乃載歸後宮發舒自恣言勝故情勝怒殺之宋向柳與顏竣友善及竣貴柳猶貧素不推讓之或戒之曰名位不同禮數亦異卿何更作曩時態耶柳曰我與士遜心期久不可一旦以勢利處之及柳以事繫獄屢請於竣竣不救柳遂伏法夫富貴者固當念故舊而勿遺貧賤者不可恃故舊而自肆但各盡其道可也然恆人之情旣富貴則忘其久要尙困窮則過於責望宜乎柄鑿之不合矣然則何處而當也彼欲見我耶固不可拒亦不可數也固不可諂亦不可

狎也彼或忘我耶則謝絕之而已

王式制出母服

淮南王式繼母初嫁前夫已死改嫁式父已而式父又死旣終喪遂辭式去依其前夫之子以居及其死也祔葬於前夫之墓夫式非其所生而前夫之子實自己出故去此而就彼婦人之情然也但母子之恩不可離而前夫之義則已絕養之可也葬之不可也前夫之子於是乎非禮矣式之於繼母也生不能養死不能葬乃爲制出母服其如禮何哉且母終喪而去非得罪於式父

而後出之也式遽以出母名之厥罪莫追矣

時苗去任留犢

時苗爲壽春令所駕車牛生一犢及去任留之淮南嗟乎犢本吾牛所產不飼於官不牧於民胡爲乎留之乎且牛以舐犢爲愛犢必待乳而生乃忍一旦而棄之殆與古放麇者其用心不同矣元之廷臣嘗論苗之得失紛紛未決元世祖曰使苗在任生子將留之壽春乎抑攜之而歸乎可謂不易之定論矣

周澤禁妻於獄

古人不得已而出妻然必使之可嫁此忠厚之道也苟無大故亦何忍遽絕之耶周澤爲太常清齋遇疾妻憫其老就而問焉其過亦微矣澤但當諭而遣之不當怒而執之也旣寘於獄必加之罪而夫婦之義絕矣爲其妻者復何面目與之對案也哉沽修潔之小譽廢伉儷之大倫其得罪於名教甚矣安知澤不以婢媵之故積怒其妻而假公以逞其私乎此誅心之法也

陳豎益地與鄰

古者擇里而處列屋而居各守先人之業不相假借不

相凌奪而已未聞東人之子益地於西西人之子益地於東彼此交讓以成矯偽之風也陳囂與紀伯爲鄰伯夜竊藩以囂地自益付之不問足矣囂乃密拔其藩所侵之外更益一丈此何理耶時太守周府君既知其事但當示之以法諭之以理使各保其所有固不當侵亦不當益也又何必刻石旌門號曰義里以長矯偽之風耶

凝之還屐不受

劉凝之人有認其所著屐者笑曰僕著已敗別取新者償之其人得屐送還不復肯受齊沈士麟人亦認其所著屐者曰是卿屐耶卽跣而歸其人得屐送還曰非卿屐耶復笑而受夫物各有主事當從實彼誤而認姑與之可也何必舍舊而償新彼悔而還雖受之可也何必堅拒而不納若凝之者所謂矯情干譽者非歟士麟則不然認之則與還之則受吾無容心焉賢於凝之遠矣

何點不見其妻

何點者齊之高士也雖然未聞道也少年因感家禍欲

絕昏娶厥祖尙之強爲娶琅邪王氏禮將親迎涕泣而止猶有說也及其老也自娶孔氏八門成禮貯之別室不與相見此何爲者耶任適已性幽閉少女悖倫理拂人情近於行怪者矣故曰未聞道也

竇瑗許子告母

後魏新制母殺其父子不許告告者處死竇瑗諫曰以妻殺夫義不可赦而子不告是知有母不知有父也臣所不取愚謂二說皆未安也母殺其父而子隱之示天下以無父也子告其母而官聽之示天下以無母也故

口皆未安也然則何處而安耶雖吾母也實父之讎何痛如之雖父讎也實吾之母何親如之故不忍告也亦不敢隱也奉父以葬廬於墓側歿身不敢近其母焉及其死也墓不同地葬之野而已主不入廟祭之墓而已歿身不使近吾父焉則庶乎其可矣

元琰設橋濟盜

伊尹非道非義一介不取亦一介不與夫一介不與後世必以爲吝矣豈知取固傷廉與亦傷惠均非聖賢之中道也范元琰齊梁人也人有竊其園笋者元琰憫其

夜涉伐樹爲橋以渡之孔中丞牧趙宋人也人有竊其園蔬者牧曰向晦深涉能無溺乎亦製橋以渡之夫人盜吾物不與之較足矣築牆編籬以爲之防亦不爲過也而二子必爲橋焉豈非教人爲盜乎教人爲盜盜之尤者也可謂伊尹之罪人矣

唐璟載書受謗

君子之守身不可不嚴人臣之避謗不可不密後周唐璟平江陵諸將多事虜掠璟獨無所取惟載書兩車以歸謗者曰皆梁朝珍玩也文帝密遣使檢視之惟見圖

籍而已文帝歎曰孤知此人不以利于義向若不令檢視能無投杼之疑乎夫唐璟之圖籍猶馬瑗之薏苡也光武赫怒使援不得保其終文帝明察故璟得以善其後二子之自守誠無愧矣於避謗之道則疎焉薏苡固微物然不可以不遠嫌也璟若能以圖籍進之朝廷藏之中祕則謗何從而起乎漢吳祐父恢爲南海太守欲殺青簡竹以寫書祐諫曰此書若成卽載之兼兩能無薏苡之嫌乎恢愧而止宋李及知杭州嘗市白集一部遂終身有遺恨焉可以爲守身避謗之法矣

蕭允不冝逃難
孔子微服過宋負芻之禍曾子率其弟子去之此聖賢處變之成法也蕭允仕梁爲太子洗馬嘗寓京口值侯景之亂百姓避賊皆走允獨不行或問之允曰死生有命豈可避而免乎夫聖賢之道不當死則避之不當避則死之避不避義也免不免命也允無江防城守之責不與其難是則所謂義耳孔曾以義安命允則知有命而不知有義者也徒恃乎命而無義以主之則暴虎馮河之事亦將無所不至矣

袁滋法外縱舍

三代之治功有賞罪有罰未聞賞罪也漢張武受賂而文帝賜之金錢唐長孫順德受賊而太宗賜之絹則賞罪矣然未聞賞盜也袁滋爲華州刺史專以慈惠爲本有犯令者時時法外縱舍每獲盜特哀其窮以財給之則是賞盜矣邠大夫來奔季武子受之而與之邑臧武仲以爲賞盜滋殆有甚焉者歟魏王問卜皮曰我何如主皮曰王慈惠者也然必至於亾王曰何故皮曰慈者不忍惠者好與也不忍則有罪者不誅好與則無功者

必賞誅賞如此夫安得不亾乎滋益近之矣

公藝忍字百餘

家人九三嗃嗃終吉嘻嘻終各家道尙嚴如此未聞一切以忍爲貴也公藝九世同居亦何嘗專事乎忍哉必其祖宗家法素嚴以義勝恩以禮制欲乃能保族宜家久遠而弗替耳且高宗蘭弱受制武嬰屢聚弗恥牝鳴弗戒不患其不忍而患其不嚴也公藝於是乎失對矣雖然忍字衆妙之門何嘗不善耶忍小忿以全懿親忍多欲以存天理修身正家者之所宜先也亦有不當忍

者悍妻惡子驕奴奸婢是也一切忍之其不至凶於而身敗於而家者幾希浦江鄭氏四百餘年同居其爨我皇祖召至殿庭問其治家久遠之道對曰謹守家法而已此至言也

唐賜妻子被誅

沛郡唐賜往北村彭氏飲酒還得疾吐蠱二十餘物語妻張氏曰死後當剖我腹出蠱張如其言剖之郡縣以張忍行剗剗賜子副又不禁止事在赦前法不能決劉勰曰考事原心非存忍害謂宜哀矜顧覲之曰副爲不

孝張爲不道法皆當死詔從覲之議夫劉之說以情而近於縱顧之論以法而近於刻詔從顧議似矣設有妻殺夫子殺父者又何刑以加之耶設無治命而以他故剖其腹者又何刑以加之耶且賜之死起於彭也獨治妻子而不究彭氏不幾於失刑耶然則妻若子無罪乎曰有治其罪免其死

守珪不殺祿山

祿山之亂林甫啓之國忠激之人誰不知也張守珪縱之則未有議其罪者矣祿山胡雛耳守珪養爲假子引

爲偏裨由是榮寵日隆逆謀日熾幸其討奚契丹失律守珪逢此事機斬之以徇非惟軍令得行抑且國難潛弭忠智俱懋功孰尙焉何乃遲疑顧慮執送京師雖以張九齡據法力爭其如元宗之曲赦何失此遂不可制矣說者謂衛青不殺右將軍蘇建囚詣行在所守珪踵其遺智耳予曰建之罪可疑也故天子自裁祿山不可赦也故守珪當斬

真卿不得其死

七十懸車古之制也然亦道其常耳際昇平之世遭願

治之君聘召之勤倚任之重如漢之張蒼魏之高允宋之路公諸賢完名令終哀榮備至無得而議焉者也陳蕃張柬之顏真卿孤忠勁節百世瞻仰不可尙矣然其世則亂世也其君則闇君也其年則八十餘也不能引年而退見幾而作卒皆不得其死此君子所以深惜之者歟

陽城兄弟不娶

陽道州賢者也以撫字治民以直諫致主以忠孝勉諸生以友愛處弟妹不賢而能之乎獨怪其兄弟三人皆不娶妻生子以終其身吾不知其何說也豈陽氏族屬蕃衍自有爲之後者乎不然廢夫婦之倫絕祖禰之祀難乎免於君子之議矣昌黎許陽子爲善人而不敢必其爲有道之士亦豈有見於是歟

韓柳文章大家

古今人稱文章大家必曰韓柳然柳非韓匹也韓之文主乎理而氣未嘗不充柳之文主乎氣而於理則或激之太高拘之太迫奇古峭厲則有之而春容雋永之味則不足其甚者天說是也其鄙褻不足傳者河間傳是

也傳中數語雖稍知義理者猶恥言之而謂宗工碩儒爲之乎讀之汚齒頰書之累毫楮刪而去之可也胡氏曰河間傳寓言耳蓋以譏憲宗也則其罪益大矣

李晟表薦延賞

張延賞騰謗李晟於朝無所不至晟晝夜泣表請爲僧稱疾罷鎮帝皆不許韓滉與之解和飲酒交懽晟遂表薦延賞爲相德宗相之夫延賞小人之尤者也其不可以爲相明矣晟豈爲國薦賢哉不過欲釋怨以免禍耳然怨不釋則禍及一身一家小人得志則禍及天下以

身家之故而忘天下之大晟之一念蔽矣延賞旣相首以私憾貶徐暎陷李昇吐蕃劫盟武臣解體幽廢公主動搖東宮幾危社稷幸不久而死耳延賞不死則晟亦岌岌乎其殆哉故大臣之舉措不可不慎也

成芮誤表李氏

案北夢瑣言作成芮

婦人以從人爲正夫死於難則從夫而死以不污其夫子死於難則從子而死以不辱其子是之謂烈勝與敗未可知夫與子皆無恙一旦遽殺其夫又殺其子而後自殺焉此殘忍暴悍人也惡得爲烈哉唐將成芮與夔

州將韓楚言相攻楚言使人辱芮芮恥之曰他日擒賊必支解以逞楚言妻李氏語其夫曰君嘗辱芮當爲支解不如前死楚言不決李氏礪刀席下方其食復申前語夫不能從李取刀斷其首并殺三子乃自剄芮間其烈禮葬之刻石表曰烈女嗚呼若李氏者真所謂殘忍暴悍人也芮當取其尸而齏粉之以昭其殺夫及子之罪則遠人知所嚮方矣而顧以表之不亦異乎

崔湜父子相失

湜拜中書令父挹以吏部尙書致仕貪黷無厭數爲

人請託以干湜湜每不從由是父子相失甚哉湜之難處也從之則不免於負國不從則必至於賊恩然則何如而可耶厥父性旣貪鄙志惟貨財湜當捐其所得之俸罄其所積之產月奉歲輸以飽其欲以悅其心而自處窮約以終身焉則庶乎其感悟之矣如又不然則力辭重任退處閒曹可也

李從璟死難

李璿者懷光之子也事德宗爲監察御史懷光反於秦帝遣璿宣諭其父且命之來及懷光敗走帝曰李璿來

乎李泌曰不來璿固賢者必從父死矣已而果然李從
璟者明宗之子也事莊宗爲指揮使明宗軍變於魏帝
遣從璟宣諭其父行至衛州爲元行欽所執大呼曰願
歸衛天子已而莊宗出奔將士多亾於道獨從璟不去
莊宗聞明宗已渡黎陽遂殺從璟夫臣子不幸而遭是
變從君乎從父乎古之人有定論矣歐陽子曰其父以
兵攻其君爲臣子者在君所則從君在父所則從父其
在君所者君敗則死之父敗則終喪而事其君其在父
所者君敗則死之父敗則請死君赦之則終喪而事其

君所謂定論也懷光旣敗則璿可以無死矣惜乎德宗
不先期以赦之也莊宗旣敗則從璟不可以不死矣惜
乎莊宗先期以殺之也

趙光逢不匿金

五代趙光逢爲平章事嘗有女真寄黃金一鎰遭世亂
離女真死於他所二十餘年金無所歸乃納於河南尹
請付諸宮觀舊封猶存光逢百行五常不欺暗室縉紳
咸仰以爲名教宗主惜哉光逢嚴於治己而不善於用
財者也寄我者死矣宗族之貧者周之可也親友之乏

者濟之可也歸之於官以助國用亦可也彼宮觀何爲者哉資無益之費而利游手游食之入無異投之於水擲之於路而已

王宏呵責選人

王宏典選將加職於人每先呵責若與盼接者必無所授人問其故宏曰王爵加人又相撫勞是分君之恩也若官既絕望又不微借顏色卽成怨府矣愚嘗怪宋相一盼有求差遣者其人可用必正色拒之或不足用必顏溫語待之以爲出於有意也至於宏則有意甚矣

使過豪傑之士見其顏色聞其叱吒必將長揖而去豈有貪昧隱忍而甘受之也哉宏之待士如此則一時爲其用者要皆庸流而決非所謂豪傑矣

郭玉以俸與民

惠而不費王者之政也利而不庸王者之民也施予爲恩煦嫗爲愛此村氓里媪之所爲而謂大臣爲之乎周世宗時郭玉爲齊州防禦使值歲不登玉以俸鈔分施饑民自鄰境來者亦均給之小民相率詣闕頌其德政夫一人之俸鈔有限州人之饑者無窮一州之饑民有

限鄰境之來者無窮焉得人人而濟之又焉得人人而悅之哉若王者所謂私恩小惠以釣聲譽媒利達者也不容於王者之世

張居翰改詔書

同光中僞蜀主衍既降詔遷其族於洛陽莊宗慮衍爲變遣人齎詔殺之詔曰誅衍一行時張居翰爲樞密使發封視詔歎曰殺降不祥倉卒傳詔於柱抹去行字改爲一家於是隨行千餘人皆得免死歐陽子曰更一字而活千人吾有取焉是固然矣愚則謂居翰不能無罪

也私改帝制漸不可長充居翰之心則將無所不至矣若曰殺降不祥則衍一家獨非降者乎爲居翰者盍亦袖詔請對易詔而往其祥孰大焉雖然居翰一念之仁誠有取焉者矣

重榮射殺繼母

安重榮曉習吏事有夫婦告其子不孝者重榮拔劍授其父使自殺之父泣曰不忍其母從旁詬問之乃繼母也重榮叱母出行幾百步射殺之甚哉重榮之疎且暴也繼母之不慈者衆矣然子因繼母而不孝者亦衆

賈作傳言卷一
矣必召族人里人集於庭下而詳訊焉曲在其子則子
伏辜曲在其母則母受罪然不至於死也劍加於子子
或死焉能無遺冤乎疎矣哉重榮之劍也矢及其母母
卽死焉能無遺憾乎暴矣哉重榮之矢也重榮本不足
道特論其理當如此爾

范質鼻吸醞醋

有大臣之度有大臣之節譽之不喜毀之不怒以含忍
爲強以包荒爲泰者大臣之度也道合則從不合則去
富貴可也貧賤可也貶死可也而皆不可奪也此大臣
之節也范質謂鼻吸三斗醞醋然後可作宰相此以度
言也然無節以濟之則其末流之弊必至於頑鈍無恥
爲胡廣爲馮道矣雖然質欠世宗一死則其爲人可知
矣宜乎其言若是

龔穎報讎

淮南厲王母自殺常心怨辟陽侯未敢發文帝卽位王
入朝自袖鐵椎請見辟陽侯卽椎殺之馳走闕下肉袒
曰臣謹爲天下誅賊臣報母之讎帝傷其志爲親赦弗
治宋龔穎初仕南唐後歸太祖先是叔父慎儀守欽州

爲盧絳所殺穎袖鐵簡入朝會絳來陛見穎遽前擊傷
之太祖驚問故穎以狀對因俯伏待罪太祖歎曰義士
遂誅絳而釋穎嗟夫復讎義舉也然獨無其所乎輦轂
之下庭陛之前袖椎挾刃肆無忌憚不敬甚矣釋之不
問是長亂之道也

竇儀兄坐弟立

竇儀家法嚴整每對客坐卽二侍郎三起居四參政五
補闕皆侍立焉陳省華三子長堯叟爲宰相次堯佐直
史館堯咨爲節度使省華尙無恙客至其家三子侍立

左右坐客蹙蹙不安省華笑曰此兒子輩耳天下皆以
省華教子爲法或問曰此可法乎予曰宋士大夫風俗
之厚漢唐以來皆所不及然不可爲法也父坐子立宜
矣兄坐而弟立不亦過乎客皆父兄僚友似矣若子弟
之平交不亦過乎禮非強世而貴於和者也今日蹙蹙
不安則是坐者強而坐立者強而立不和甚矣其如禮
何哉

杜曉布衣自廢

魏王儀爲司馬昭所殺其子襄不臣於晉而終身抱蓼

我之哀可謂孝矣而不失爲忠也嵇康亦爲司馬昭所殺其子紹復臣於晉而卒死蕩陰之難可謂忠矣而未得爲孝也唐末有杜曉者其父讓能爲昭宗相李茂貞犯京師昭宗殺讓能以自解曉以父死非其罪布衣自廢不受徵辟或以嵇紹出處勸之由是幡然而起自唐入梁荐歷顯宦而竟殲於亂兵焉其仕也不可爲孝其死也不可爲忠蓋效尤於紹而有愧於襄者歟故襄上也紹次也曉斯爲下矣

太宗日覽二卷

帝王講學所以崇君德資治道非效文人墨士博聞汎覽以相勝也宋之太宗命儒臣撰太平御覽太平廣記文苑英華三書共二千餘卷日覽二卷不以爲勞比之士未征伐神仙封禪諸役竝興以荒其心者固有閒矣然此三書者徒弊精神窮晝夜終身誦之亦何益於德何補於治哉萬幾之暇莫大於經莫要於史次則大學衍義貞觀政要宣公奏議諸書當加之意焉外此吾不欲觀之矣

牟暉失猴擊鼓

前代設登聞鼓院所以達下情理冤獄必有司不能決
廷尉不能平者乃可以上聞也宋淳化中京畿小民牟
暉訴其家奴失豕豚一疋此雖里胥黨正足以辦之乃
敢赴院擊鼓上瀆嚴宸蓋必奸民之雄肆無忌憚者也
太宗不卽加譴足矣賜之于錢以償其直而又播之朝
堂告之宰相欲雜此必以臨夫事能無好名之累乎

李昉追贈父母

李昉爲宰相上言臣叔父超故工部郎中叔母謝氏故
陳畱郡君實臣本生父母臣不能報罔極之恩得罪名

教望賜追榮太宗詔贈超爲太子太師謝氏鄭國太夫
人此所謂禮之變也厚之至也主於情而略於法者也
雖然昉於褒卹之典其所生者與其所後者同焉是二
本也其所生者厚而於其所後者薄是逆施也朝廷欲
慰臣子之心先於其所後而次及於其所生則善矣

出母嫁母加厚

張承德父穎先娶馬氏生承德穎出之後娶劉氏承德
知鄧州於公解作二堂左奉繼母劉氏右奉出母馬氏
事二母如一人無閒言劉氏卒馬封莒國太夫人郭稹

任至龍圖閣直學士幼孤母邊氏改嫁王姓者既而母
亾積解官服喪知禮院宋祁以爲過禮請下有司博議
奏聽解官此二者人子之不幸也出母者見絕於夫者
也嫁母者自絕其夫者也然母子義不可絕也故出母
之存時省之宜矣乃迎養而加封焉嫁母之死往哭之
宜矣乃解官而終喪焉無乃爲過歟吾將質之知禮者

馬遂投杯抵賊

貝州王則據城叛賈昌朝命三班奉職馬遂持榜招降
遂往諭以禍福輒不應遂投杯抵則扼其吭毆之流血

賊黨攢刃斷其臂支解而死夫遂投杯抵則猶段太尉
持笏擊泚皆出於一時忠憤所激誠可嘉也但不階尺
寸之兵而奮手搏之勇不幾於暴虎馮河者乎且遂奉
命招之不奉命殺之也諭而不從退而反命然後聲罪
致討則君命不辱而罪人斯得矣惜乎遂之草草而死
也或曰是時董元亨亦倉卒被殺獨無譏乎曰元亨守
土之臣不可不死而遂則可以無死也

丁謂拂準鬚

客有過主人者主人饗客犬欲吠客也而利其食搖尾

而乞焉客弗予且怒目而叱之索杖而撻之客將辭去
犬從而噬其腓矣予悲夫客之不善待犬也小人之於
君子背則忌面則諂其故態也待之不惡而嚴斯善矣
否則能免反噬之毒乎寇準爲相嘗會食中書羹汚其
鬚耶丁不勝慙恨準待之惡矣雷州之行也於是乎在
嗟乎太尉足香中丞糞苦小人之獻諂也無所不至心
賤之可也面辱之不可也蓋小人反噬之毒不可犯也

范蜀公不喜佛

宋一時諸賢信佛者晦叔閱道彥國介甫子瞻魯直是
也不信佛者溫公魏公邵康節歐陽子是也不喜乎佛
而不出乎佛者范蜀公景仁是也觀其言曰吾二十年
來胸中未嘗起一念慮二三年來不欲觀書終日獨坐
夜分方睡雖兒童謹呼咫尺吾皆不聞魯直曰公卻
是學佛作家公不悅夫屏念慮去講習絕視聽真禪學也
而公不悅者何哉蓋公平生不喜佛至死不信佛而山
谷乃以學佛稱之宜乎其不悅矣然不得聖賢爲之依
歸故其所養所就卒流於佛而不自知也以公勇決之

志剛勁之節使孔孟爲之師周程爲之友必爲吾道中人矣惜哉

韓治不忿悍卒

周書曰無忿疾于頑謂殷民之未化者耳狂夫悍卒凌上虐下漸不可長豈可坐視而不治哉虞書曰庶頑讒說撻以記之固治之之道也韓治者魏公之後人嘗與同僚竝坐一卒悍厲殊甚衆皆怒之治獨不問徐曰無忿疾于頑人謂其有家學予曰過矣碎杯之吏執燭之兵魏公不加罪者恕其誤也兵士罵長官立命處斬戍卒嫌米惡就戮數人此獨非家學乎若魏公遇此悍卒其寘之於法也必矣

持國叱呼狀元

韓持國知潁州時彥以狀元及第判州事每稱狀元持國怒曰狀元無官耶自是改呼僉判彥終身銜之馬涓亦以狀元及第判秦州亦呼狀元秦帥呂晉伯曰狀元者及第未除也旣爲判官則勿稱之矣涓愧謝予嘗舉此以問客曰二事絕類而一銜之一謝之何歟客曰人品不同耳予曰固然持國厲聲而斥之故其人恨晉伯

平心以導之故其人悅程子曰凡爲人言者理勝則事明氣忿則招拂此之謂也

陳烈投牒公府

處士志高行潔辭榮養素有足稱者如嚴子陵申屠蟠陶柴桑陸魯望諸公清風勁節裨補風教孰得而議之自是以外名不稱實盧藏用晚節驕縱爲司馬禎所譏种放恃恩驕踞爲王嗣宗所劾李渤石洪溫造純盜虛名爲韓昌黎所鄙則何貴於處士哉有陳烈者嘗與李觀同赴蔡君謨飯蔡命管妓佐酒趣而避之足矣烈乃

擲杯於案踰牆而逃又投牒公府詆毀李觀君謨每出其牒傳以爲笑及蔡母死烈往弔之直自其家浴道匍匐入於喪次人問其故烈曰所謂凡民有喪匍匐救之者也行怪好奇如此人安得不笑之乎

聖俞居喪作詩

梅聖俞居喪作詩以悼其親富韓公嫌其太早或曰思親之詩可作也汎作則不可耳朱子居喪講學南軒東萊亦疑之或曰喪禮可講也汎講則不可耳子曰不然苦塊之次荒迷之中何忍作詩何暇講學耶禮曰大功

廢業況三年之喪乎必俟小祥之後大祥之前歎遺容之日遠而見之哀吟懼舊學之荒落而加之溫習則庶乎其可耳

胡旦春秋編年

揚雄擬易王通僭經取譏百世況宋之胡旦又非二子之比也旦嘗撰春秋編年發明凡例竊侔聖作時柳開知潤州邀開共覽開仗劍叱曰小子亂常名教之罪人也生民以來未有夫子爾顧何人敢竊聖經之名冠於篇首耶劍幾及旦急走而免旦不知量如此其受叱辱

也宜哉

蘇氏侮玩伊川

五禮有吉有凶吉凶之禮不可以竝行以哀樂之情不能以遽變也入而慶賀出而弔哭於朝廷則不敬於溫公則不專程子之說未爲不當而蘇氏輒加戲侮蓋亦媚嫉之心所發耳夫程子以道義自尊子瞻以文詞爲業各行其志而已譬如不飲者固當恕夫醉人而善飲者不當忌夫醒客也且子瞻溫公門下士也聞其捐館不見有慘戚之容悼惜之語而輕浮謔笑無異平時亦

可以占其所存矣

東坡私李方叔

元祐中東坡知貢舉屬意於李方叔命其子叔黨持一簡去值方叔出僕受簡置几格閒俄而章惇子持援來訪取簡竊視乃劉向優於揚雄論也二子徑持去場中果出此題援第一人持第十人東坡為之悵然近世大儒有云固不當假公法以報私怨亦不當廢公義以報私恩此名言也君子之於故舊汲引之可也勉進之可也如軾之所為不可也上欺其君下私其友明干乎典

法幽犯乎鬼神且使權奸之子夤緣而進軾之罪於是

乎不可文矣

案此事見於趙潛養病漫筆蓋因坡公日與方叔書勉其信道自守愛之深而期之遠可謂盡忠告之道矣何至職司衡鑑遂自挾其藩籬邪其送李下

第詩云與君相知非一日筆勢翩翩疑可識平生漫詡古戰場過眼終迷日五色我慚不出君大笑行止皆天子何責於以見公倦倦於故人者甚切而終不敢以私害公惟愧謝不敏聊以天命慰藉之其胸懷坦白事無不可告人者如此若誠作姦犯科如漫筆所云方自晦匿不暇何敢作為詩歌以示人哉矯亭之責公也於理固當惜不察其事之誣也因錄公文以証之

東坡先生與李方叔書

軾頓首方叔先輩足下屢獲來教因循不一裁荅悚息不已比日履茲秋暑起居佳勝錄示子駿行狀及數詩辭意整暇有加於前得之極喜慰累書見責以不相薦引讀之甚愧然其說不可不盡君子之知人務相勉於

貴精徐淡卷下

至知不足齋叢書

道不務相引於利也足下之文過人處不少如李氏墓
表及子駿行狀之類筆勢翩翩有可以追古作者之道
至若前所示兵鑑則讀之終篇莫知所謂意者足下未
甚有得於中而張其外者不然則老病昏惑不識其趣
也以此私意猶冀足下積學不倦落其葉而成其實深
願足下為禮義君子不願足下豐於才而廉於德也若
進退之際不甚慎靜則於定命不能有毫髮增益而於
道德有丘山之損矣古之君子貴賤相因先後相援固
多矣軾非敢廢此道平生相知心所謂賢者則於稠人
中譽之或因其言以考其實實至則名隨矣名不可掩
未嘗一至貴人之門章子厚欲一見終不可得中丞傅
欽之侍郎孫莘老薦之軾亦挂名其間會朝廷多知履
常者故得一官軾孤立言輕未嘗獨薦人也爵祿砥世
人主所專宰相猶不敢必而欲責於軾可乎東漢處士
私相諡非古也殆似已明為素臣當得與於孔門矣孟
生貞曜蓋亦蹈襲流弊不足法而況近相名字乎甚不
願足下此等也軾於足下非愛之深期之遠定不及此

猶能察其意否也秦少游有書來亦論足下近文益蓄
明主亦人如不及豈有終汨沒之理足下但信道自守
當不亦自至若不深自重恐喪失所有言切而盡臨絕
悚息不即會見千萬保愛近夜眼昏不一不一軾頓首

劉溫叟不聽樂

徐仲車以父名石故終身不忍踐之夫以足加石於心
誠有所不安者孝之至也尚書韋翼生平不飲酒不務
歡為親諱樂也劉溫叟終身不聽絲竹不遊嵩岱每赴
內宴聞奏樂則涕泣移時蓋岳之子也臧逢世每遇士
民箋書有稱嚴寒者則對之流涕蓋嚴之子也茲三人
者其情近於孝可哀也其事近於愚可笑也嫌名不諱

臨文不諱韓子之辨悉矣

元祐斥逐小人

元祐之治君子去小人也呂正獻范忠宣主之寬大和緩而不快乎人心紹聖之禍小人攻君子也章惇蔡卞主之剛很暴戾而必逞其私忿呂惠卿之貶則曰錄人之過不宜太深蔡確之貶則曰宜務寬厚不可開端或謂除惡不盡將貽後患或謂忿怨已積可爲至憂二賢漫不加省也何哉紹聖則不然流呂大防劉摯范祖禹劉安世等於惡地貶韓維王覲范純禮呂希哲等於遠

州竄逐禁錮不遺餘力而金人之難作矣使元祐之去小人猶紹聖之攻君子深惡痛絕而不使之復用防危慮患而不敢以自安則豈有紹聖之禍哉是故金人之難章蔡召之也紹聖之禍呂范縱之也傳曰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其二賢之謂矣

趙抃不罷新法

難平者事也易失者時也投機之會閒不容髮時苟一失則事永不可平矣神宗感韓琦之疏面諭執政立罷新法安石遂稱疾不出斯時何時所謂千載一時也陳

升之等卽欲奉詔趙抃獨曰新法皆安石所建不若俟其出罷之由是連日不決及安石再起持所謂新法益堅斥逐善類塗炭生民而宋社墟矣嗟乎抃非安石黨也特其疑而不斷懦而不武以至坐失機會耳後雖悔恨力求外補亦何足贖其過哉

誠敬不如無心

伊川嘗渡漢江舟幾覆同舟人皆泣伊川獨危坐如常及登岸同舟者問之曰心存誠敬耳一老人曰心存誠敬不如無心程子欲與之言不顧而去夫聖賢之心上

於誠敬固不待變故而後存但不因變故而有閒耳且死生亦大矣告誡舟人竭力用拯拯而不得然後安於命而死焉此聖賢之道也若忘其遺體付之無心任其葬於江魚之腹而不知惜則溺於佛氏之說者矣孔子畏於匡孟子戒於薛安得謂之無心也哉程子欲與之言蓋亦孔子下車見接輿之意特欲曉以聖賢之道耳非慕其人而求見之也

劉易詬訾狄青

狄青嘗宴韓魏公客劉易者與焉優人以儒爲戲亦偶

然耳擲其杯盤面稱黥卒詬詈不已青以樞密之貴受而不較已足爲賢明日詣易謝罪則又難矣雖然詬詈者狂也而或取忌勢之名往謝者矯也而或收下士之譽昔平原君美人笑蹙者士皆引去劉易似之平原君殺美人自造蹙者謝焉狄青似之易也青也蓋戰國之餘習耳然則孔道輔非歟曰道輔以闕里之正裔爲中國之使臣優人以孔子爲戲其侮甚矣可不正言以責之乎優人有意青無意事有同形而異情者此類是也

富韓優劣

富韓一代之人豪也而不能無優劣焉太后撤簾中書不及關報而富遂以爲隙大臣起復魏公謂非美事而富亦以爲怨韓每遇其生日歲致書幣甚恭而富未嘗答書及韓捐館此禮始廢而富聞韓之喪不行祭弔韓之盛德雅度不可及矣富則剛毅有餘而寬厚不足者也

和靖迎佛誦經

尹和靖嘗與朝士同迎天竺觀音於郊外而拜之或曰不得已而拜之乎抑誠拜乎曰誠也王德修早謁和靖

方誦光明經未畢德修曰先生何故誦之曰老母臨終有命和靖不敢違朱子謂其平日不能諭親於道故至如此夫迎拜觀音奉君命也誦光明經奉親命也然皆不得其正也諭親於道惟聖者能之固難卒至然此獨非亂命乎不從亂命古之人有行之者矣德修能如或人之問若曰不得已而誦之乎抑誠誦乎不知和靖何以荅之也以其有益死者而誦之萬無是理也知其無益而又誦之不近於欺乎和靖主敬之力多而窮理之功少此亦可見

宦官之賢

周有巷伯漢有呂強垂光簡策百代不泯後世二宦官其立心制行有非搢紳所能及者不可以其人而沒其善也歐陽公被誣執政賈昌朝陳執中欲因事去之令蘇安世鞫獄內官王昭明監勘蘇曰獄須鍛鍊昭明正色曰上命監勘正欲公耳鍛鍊何等語也蘇大慚問陳了翁忤蔡京被逮開封尹李孝侑脅誘百端了翁深服內侍黃經臣監勘聞公所對失聲歎息曰主上正欲得實右司但依此供狀耳黃汪爲相宦官邵成章劾其

誤國被斥欽宗思其忠直召赴行在或曰邵成章再來
陛下不得樂矣遂止之於洪州及洪州陷金人授以偽
官堅拒不從敵曰忠臣也不可殺之然則當持搢紳實
有愧此三人也哉凡若此者正當表章獎併使其實繁
有徒感發興起以進於善國家之福也馬紳疏文一引
及之遂謂趨向不正至於貶死豈天下之公論哉

魏公刺客

先儒謂漢高直入信壁亞夫軍中夜驚皆非節制之師
況刺客突前如八無人之境其無節制甚矣一身未暇

惜其如辱國何哉韓魏公琦駐延安忽有人入其臥內
褰帷露刃公曰何爲曰欲得公首以 西人旣而曰不
忍取几上金帶而去張魏公浚次秀州夜坐忽有客至
前出一紙曰此苗劉刺公賞格也僕粗讀書知逆順豈
以身爲賊用特見爲備不嚴恐有後來者耳問其姓名
不告而去夫以二公之賢而疎於自防如此可謂千慮
一失矣雖其孤忠大節素孚人人不忍加害而神明所
扶獲全首領然亦殆哉

劉攽不欲坐講

古之大臣坐而論道非尊大臣也尊道也後世儒臣坐而講經非尊儒臣也尊經也經者載道之具尊乎經所以尊道也宋初立坐講之制仁宗廢之安石舉坐講之禮韓維助之劉攽止之維之言曰禁中僧人說法猶得陞高踞坐吾儒講聖人之道乃獨不得坐耶攽之言曰韓維讀聖人書乃欲自同髡徒無君臣上下乎嗚呼攽之辭遁矣攽但知君之爲尊而不知吾道之尤尊也

無己卻衣凍死

陳無己介人也章子厚欲一見之終不可得傅欽之知其貧甚懷金以往竟不敢以出口可謂介矣雖然易所謂苦節不可貞者此其人歟無己之妻與趙挺之妻兄弟也無己嘗齋宿而乏禦寒之具其妻假趙絲裘以衣之無己卻之遂凍而死夫姻婭之裘非盜跖之物也暫假以用之事竣而還之亦何害於義哉無己不然故曰苦節而不可貞者歟

錢宋登廁讀書

錢思公平生好讀書雖上廁手不釋卷宋庠每走廁挾書以往諷誦之聲琅然於外皆可謂好學矣然書

吾道存焉父之手澤存焉聖賢之姓名存焉不可以不敬也夫廁何地也登廁何時也而必於此焉讀書是亦不可以已乎嘗見緇黃者流崇奉其書函之甚謹衛之甚嚴蓋吾儒之所弗逮也

何桌請守社稷

孟子告滕君或用遷國之權或守死國之義皆是也顧其君何如耳欽宗以庸懦之資必不能戰亦不能守既不能守又不能死者也唐恪以天寶故事勸其幸洛以圖興復何桌以平王失策勸其堅守以存宗社各得孟

子之一說亦是也然桌不察乎國勢不量乎君德拘常而不達變執中而不知權卒歸於亾國辱身而後已耳譬有巨盜突入民家爲主人者度吾力足以拒之則拒之可也不能則避之可也既不能拒又不能避身爲盜所繫妻妾爲盜所污且併其有而失之智乎不智乎桌之說近之矣

張浚劾罷李綱

大臣之舉動不可不慎也稍有閒隙則人指以爲口實矣予讀宋史見宋齊愈嘗劾李綱或竊其稿以獻綱

齊愈遂以附逆棄市廢書而驚曰綱之禍自此始矣
何張浚劾綱以私怨殺齊愈落職而臣之心如
鑑之空如衡之平有罪無罪可殺不可殺言寇執之朝
廷主之而已無與焉可也齊愈之死固當獨惜綱之出
於有意耳雖然建炎之初朝綱國勢大壞極衰綱整頓
規畫方有次第而浚乃劾罷之豈不尤可惜哉浚闇於
知人短於制敵輕師失律嫉賢惡能多可訾議第其人
品當在李綱趙鼎岳飛胡安國之下而或謂其大類孔
明不亦謬乎

留正稱疾而遁

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遁之爲云則君臣之義
已矣入之待士甚厚而士之自待亦嚴一議之不合一
諫之不行卽力求去位當時人君卒不可奪此其風俗
之美非漢唐所能及也然在平時可也使當艱難多事
之秋偶以微罪小故一旦倖倖然委而去之其自爲計
則得矣其如宗廟社稷何哉孝宗旣崩光宗有疾國喪
無主丞相留正請建太子監國偶與趙汝愚意見不合
遂稱有疾肩輿遁去雖其忠憤所激旋復都堂然厲階

一生漸不可長由是畱夢炎以左丞相遁陳宜中以右丞相遁曾淵子文及翁倪普以樞密遁實正有以啓之也

李若水死難

徽欽北狩李若水裂頸斷舌而死金人亦云南朝死節李侍郎一人而已予謂若水一死不足以贖其罪也金人邀帝再幸北營帝殊有難色若水以爲無慮力勸帝行及金人逼帝易衣擁之北去然後抱持而哭無及矣敵未至也不能贊帝出幸以避其鋒敵既至也不能沮帝勿往以觀其變是以欽宗爲孤注也故曰若水一死不足以贖其罪也

趙汝愚竄死

韓侂胄者太后女弟之子也孝宗晏駕光宗有疾汝愚欲其傳白太后禪位嘉王不得已而用之可使侂胄果君子耶亦當禁戒裁抑以防外戚用事之漸而況小人之尤者耶汝愚謂其易制不以爲慮徐誼言之弗聽也葉適言之弗聽也朱子又言之亦弗聽也旣不能遠之而養其奸又不能處之而激其怒由是播弄威權屏逐

善類而汝愚亦竄死矣昧於童牛之牯卒至羸豕之凶可不懼哉昔仁宗初立而雷允恭伏誅王曾之深慮也英宗初立而任守中遠竄韓琦之獨見也不然安知無侂冑之禍也

徐尹闔門俱死

宋亾瀛國公北去太學生徐應鑣率其二子一女皆赴井死時有尹穀者寓居潭州城陷之日急與二子行冠禮闔門焚死夫應鑣也穀也無城社之寄不必死也而況其子若女乎然不特應鑣與穀也彼有城社者以身

徇國不可辱也死之可也以妻從夫不可污也死之可也卍角之童襁褓之女何辜耶託之故人畱之民間以延一豚之祀可乎不可乎必盡殺之甘爲餒鬼亦可痛之甚矣昔趙師且知康州儂智高反師且取州印與其妻背之使負其子而匿曰明申賊兵至吾知不免然不可以去汝畱死無益也善視此子以存吾祀庶幾得乎中行者歟

許吳二公仕元

許衡吳澄仕元近世丘文莊公濬深不滿之然在二子

則又有不同者許北產也元之故土也吳南產也宋之遺黎也是誠有閒矣或曰聖賢不幸生斯世爲斯民也仕乎不仕乎曰孔子必仕用夏變夷一變至道以復乎三代之治者猶反掌也在孟子以下則不敢仕矣而況於二子耶或曰二子不仕則道何從而行乎曰夫子賢於堯舜孟子功配大禹明道與行道一也二子隱居敎授講唐虞宗孔孟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則不必致身北庭而有功於吾道多矣曰然則二子從祀非歟曰祀以報功也二子著述考訂羽翼聖經祀之則宜矣

而謂上接聖賢道統之傳不亦過乎

察罕不疑降人

君子之應變也固莫先於量己尤莫要於量人尉遲敬德既降於唐本宗推誠任之者蓋能量敬德之忠勇必不肖以相負故也回紇八寇於唐子儀輕身見之者蓋量己之忠信足以行於蠻貊故也苟在我者過於自信而在人者昧於深知豈有不及於禍者哉蒙古之季羣雄竝起惟尙殺掠有察罕者奮自草澤獨捍朝廷平晉翼下汴梁定齊魯厥功偉矣田豐既降待之不疑且數

入其帳內豐因紿請行營左右諫止之不聽或勸以力
士自隨乃曰吾推心待人安得人人而防之及至豐營
爲其所刺而死嗟乎罕也旣不量己之不可以爲子儀
又不量豐之不可以爲敬德以不貲之身試不測之險
其及也宜矣

危素不能死難

危素再入翰林一日大兵入燕素曰國家遇我至矣吾
敢不死趨所居報恩寺俯身入井門客徐彥禮力挽起
之曰公毋死公不祿食四年矣非居任者比也嗚呼果

若人言則周之伯夷齊之王蠋漢之龔遂唐之甄濟豈
皆當事任者耶彥禮鼓邪說以害義危素聽邪說以儉
生實萬世之罪人也昔有人問當時人物於虞集者或
云危素如何集直視不應久之曰余闕李黼其後二人
果皆以死節著聞而素不爲士論所取非一日矣

責備餘談卷下

言作傳言卷一
乾隆癸卯仲春重校一過知不足齋記

崑山縣志
責備餘談 附錄

方鵬字時舉自幼岐嶷能記憶前生事人甚異之由進士任南京禮部主事累遷山西提學副使改春坊庶子兼翰林脩撰嘉靖戊子主考順天鄉試轉南京太常寺卿以疾告歸屢薦不起高臥南瀆者十餘年足蹟不入城府自重之操人所難及所爲詩文典雅不尙雕琢有矯亭集責備餘談續觀感錄崑山志弟鳳字時鳴與鵬同科進士性高負氣不肯詭隨於時初授行人改御史

亟薦鴻臚卿王守仁忠節才猷可濟紛亂託病投閒似
非所宜卽當越次起用又江西副使胡世寧以觸怒宸
濠被逮申救甚力後皆符其言人服其明時武廟頗事
游幸累疏諫止言極切直繼因巡撫真定等處職當迎
駕懇奏不能從明詔者七事上皆優容之尋陞廣東僉
事致仕詩亦豪俊不拘古調人稱二方云子築範

千頃堂藝文志

矯亭集十八卷續集八卷詩集八卷雜著三卷觀感錄
十二卷治心要訣一卷矯亭年譜一卷崑山人物志□

卷

方鳳

改亭存彙十卷續彙六卷

方鳳

靜志居詩話

矯亭古詩效陶近體學白頗饒自得之趣其自題小像
云此像何人斯吳淞方矯亭頗記前身事生可六七齡
一疾遽夭死天地爲晦冥蒼頭抱我哭諸婦慟拊膺其
家乃城居面北高簷楹臨街列屠沽陰風助哀聲思之
宛如昨語及輒涕零性靈想不昧還復得此生乃知記
憶前身事匪獨鮑井羊環也

感寓

責備餘談附錄

二知不足齋叢書

昔從京師歸賀客來滿屋家人紛治具牽羊就屠戮斯
須立階除羊忽跪而伏亟命舍之去何忍見齧鯨君子
充是心當使萬物育如何一命士分符作民牧誅求入
骨髓鞭撻爛肌肉置之囹圄中死者十五六安得如此
羊食飽臥林麓

知足吟 三首

人見白髮悲我見白髮喜多少賢達人不見白髮死高
才李長吉有道文中子行年未三十相與歸蒿里吾生
已倍之對鏡宜莞爾

昔解晉臯組出處頗合宜且不肆賤姓名誤爲當道知有
詔落致仕再起職論思人皆爲我惜我心獨不怕終然
野鹿性不能受銜羈蹤跡日以遠音問日以稀當道赫
然怒奮筆逐去之人皆爲我惜我心樂不支豈惟全晚
節亦以釋羣疑地下見先子庶幾無媿辭

山谷忤時宰連貶至宜州僧舍不容居置之南戍樓無
奈風雨寒一疾竟勿瘳旁無期功親棺殮誰與謀予今
老孺下骨月聚牀頭但見眼前樂不知身後憂康哉復
康哉地下從黔婁

